

分类号:

单位代码: 10422

密 级:

学 号:



山东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

作者姓名 _____

学院名称 _____

专业名称 _____

指导教师 _____

合作导师 _____

年 月 日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科研成果。对本文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声明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吴美云 日期：2013年4月25日

关于学位论文使用授权的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山东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或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山东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保密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论文作者签名：吴美云 导师签名：李浩 日期：2013年4月25日

目 录

摘 要.....	1
ABSTRACT.....	2
绪 论.....	3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3
二、学术史回顾.....	4
三、研究方法.....	7
第一章 因“禹王台”而起的村落.....	9
第一节 村落概貌.....	9
第二节 禹王台与水.....	12
一、历史上的禹王台.....	12
二、关于水的记忆.....	14
第三节 禹王台与狐仙.....	16
一、禹王台自然环境.....	16
二、禹王台之庙宇.....	18
三、禹王台上狐仙神迹.....	22
小 结.....	26
第二章 狐仙信仰之神圣语境.....	28
第一节 狐仙传说类型.....	28
一、狐仙赐福型.....	28
二、得罪报应型.....	34
三、偶遇狐仙型.....	37
第二节 狐仙与民众生活.....	38
小 结.....	41
第三章 狐仙信仰之神圣时间.....	43
第一节 村落节日节奏.....	43
第二节 神圣的神圣.....	49

一、庙会概况.....	49
二、2012 年正月十六庙会.....	51
第三节 日常的神圣.....	55
小 结.....	55
第四章 狐仙信仰之特殊人群.....	57
第一节 香头.....	57
一、庙会上的香头.....	58
二、禹王台村内香头.....	59
第二节 冯道长.....	65
一、空间重建.....	65
二、信仰重构.....	71
小 结.....	72
结 语.....	74
附录.....	77
主要参考文献.....	81
致谢.....	83

CONTENTS

Abstract in Chinese.....	1
Abstract in English.....	2
Instroduction.....	3
Section 1 Genesis and significance.....	3
Section 2 Academic history.....	4
Section 3 Intention and methods.....	7
Chapter 1 The village named Yu Wang Cell.....	9
Section 1 The general picture of village.....	9
Section 2 Yu Wang Cell and Water.....	12
(1) The past of Yu Wang Cell.....	12
(2) The memory of water.....	14
Section 3 Yu Wang Cell and the fox.....	16
(1) The environment of Yu Wang Cell.....	16
(2) The temples of Yu Wang Cell.....	18
(3) The trail of the fox on the Yu Wang Cell.....	22
Summary.....	26
Chapter 2 The holy context of the fox belief.....	28
Section 1 The kinds of the fox legend.....	28
(1) The blessing.....	28
(2) The retribution.....	34
(3) Come across the fox.....	37
Section 2 The fox and the life of people.....	38
Summary.....	41
Chapter 3 The holy time of the fox belief.....	43
Section 1 The holiday of the village.....	43
Section 2 The holy time.....	49
(1) The overview of temple fair.....	49

(2) The temple fair on February 7th, 2012.....	51
Section 3 The common holy.....	55
Summary.....	55
Chapter 4 The special crowd of the fox belief.....	57
Section 1 Xiangtou.....	57
(1) The Xiangtou on the temple fair.....	58
(2) The Xiangtou in the vallige.....	59
Section 2 The Taoist priest Feng.....	65
(1) The space rebuilding.....	65
(2)The belief refactoring.....	71
Summary.....	72
Conclusion.....	74
Appendix.....	77
Reference.....	81
Express thanks.....	83

摘 要

狐仙信仰是中国民间流布广泛、历史久远的一种信仰。尤其在华北地区，狐仙信仰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民间信仰形态。在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禹王台村围绕“禹王台”为中心形成了狐仙信仰的神圣空间，而依附禹王台而建的庙宇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段的各种力量作用下的变迁，然而当地狐仙信仰在经受了一定的影响之后仍然盛行于世。

禹王台村因村内“禹王台”而得名，禹王台是一座由泥土层层堆砌而成的高大的台子，位于村子西南角。相传为大禹治水时所筑，以便居高临下，指挥治水。后人在台上最高处建有“禹王庙”，主祀禹王，土台被称为“禹王台”。但是，本村信奉的主神并不是禹王，而是狐仙。在禹王台村，禹王台是狐仙信仰的中心地，其上不仅仅有供奉狐仙的庙宇，还有大量随处可见的狐仙洞以及数座狐仙坟墓，而且历史上确实有成群结队的狐狸进出禹王台。同时，村内街头巷尾也流传着大量有关狐仙的传说。而且，每年围绕狐仙信仰有三次庙会，分别是农历的正月十六、三月三、九月九，其中正月十六最为盛大。总之，禹王台村有着浓郁的狐仙信仰氛围。

禹王台作为庙宇集中地、信仰中心地，随着国家政治历史变化而经历了数次不同程度的变迁。其中，影响尤其剧烈的是自2009年下半年以来，也就是冯道长承包以来，禹王台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不仅表现在环境的变化，而是随着外来神灵的全面化引入带来庙宇的增多，这一切扰乱了原先的信仰秩序，使得当地的狐仙信仰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笔者通过对禹王台的变迁、狐仙灵验传说、庙会及香头等的情况进行全面化的研究与探讨，为区域社会民间信仰的研究提供一个鲜活的个案，希冀能对对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有所贡献。

关键词：狐仙信仰；禹王台；庙宇；庙会；传说

ABSTRACT

Fox belief is one of the most widely and oldest beliefs of China. Especially in the north of China, fox is a common form of the folk belief. In Hanting, one of districts of Weifang , Shandong province, there is a village named “the cell of the queen Yu”. And as the center it has formed a space of the fox belief. And there are mang temples on the cell which had experienced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 under the forces of revolution. But under the influence the fox faith still prevails in the world.

The village, Yuwangtai, is named by the cell of queen Yu. The cell is a composed of clay layers of stacked tall tower. It is located in the southwest corner of the village. It is said that the cell was built by Da Yu when he was managing flood. He can direct the situation better on the cell. Afterwards, the local people built “the Yu Wang temple” on the top of the cell. And the god is Yu Wang, so the cell was named “Yu Wang cell”. While, the main god to the local people is not Yu Wang, but the fox. In the village, the cell is the center of the fox belief. There is a temple of fox, and many holes of the foxes here and there, and several tombs of foxes. Moreover, there were hordes of foxes in and out of the cell.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a lot of fox spirit legends in the air. And there are three times temple fair every year, January 16th, March 3rd, September 9th. Among them the January 16th is the most booming. In a word, the village has a rich atmosphere of the fox belief.

As the center of temples, the cell of Yu Wang has experienced several different changes as the country’s political history. Among them, the most fierce influence is since the last half of 2009, which is Taoist priest Feng contracts since long, the cell has taken place unprecedented earth-shaking changes. Th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changes in the environment, but with increased foreign comprehensive gods to bring. All of this disrupts the original belief in order and makes the local fox spirit faith facing enormous challenges.

The author through all kinds of situation to research an discuss roundly, for example, the change of Yu Wang cell, the fox stories, the temple fair and the Xiangtou and so on. I hope it can be a vivid case for the research of the area social folk belief and it c -an be 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folk belief.

Key words: the fox belief; the Yu Wang cell; temple; temple fair; legend

绪 论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民间信仰是民俗学关注的对象之一，它是普通大众的神灵信仰以及依此展开的各种仪式活动，如家庭祭祀、庙会活动等。而且它广泛存在于民众的生活中，是民众生活的真实写照，通过对民间信仰进行探究，对于了解民众的生活世界、中国基层社会文化的发展状况及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秩序有一定的裨益。而最初民俗学对其研究的重点在于信仰民俗的传承性，关注的是作为历史的和活态的信仰民俗事象本身。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民俗学开始从活态的信仰民俗事象入手，研究特定语境下的信仰主体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态度，注重当下的、日常的信仰生活。

而本课题关注的正是当代华北乡土社会中普遍盛行的与普通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信仰活动。本文的选题是基于 2011 年 5 月底前往寒亭进行田野作业而起的。那次调查是由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与山东艺术学院 16 名师生共同组成的调查组，应潍坊市寒亭区政协邀请，以狐仙信仰为中心，对寒亭区高里镇禹王台村、台底村、黑埠子村等村落展开了全面细致的调查，调查内容涉及村落概况、岁时节日、民间信仰、人生仪礼等多个方面。调查分为三个小组，笔者所在小组主要负责禹王台村民间信仰这一内容。通过为期四天的调查，笔者被禹王台村浓厚的狐仙信仰所吸引。走遍街头巷尾，随机找村民进行访谈，他们无一例外都一口肯定“这里的老爷^①特别灵”，而且村中 60 岁左右及 60 岁以上的村民都曾见过禹王台^②上成群结队的狐狸进进出出，并且绝大多数 30 岁以上的人几乎都能随口讲出几则狐仙灵异传说。这是村民为了表现当地的狐仙信仰多么兴盛与灵验而首先表达的。让人惊讶的是，这些传说，通常都与某一真实事件或村中某一有名有姓的村民相联系，言说者言之凿凿，给人一种绝对真实、不得不信的感觉。再加上，禹王台上供奉狐仙的庙宇、众多的狐仙洞以及狐仙冢，它们作为狐仙信仰的物质

^① 老爷(yē)，是当地对狐仙的称呼。

^② 禹王台，是位于本村西南角的一座高大的土台子，现在海拔约 22.47 米，底径约 75 米，面积约 5000 平方米。现在的体积约是原先最大时体积的四分之一。禹王台村就是以它命名的。

载体更是对当地狐仙信仰兴盛的一种直观展现。更为关键的是，这里的狐仙信仰已经渗透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现在已然几乎不见狐狸的踪影，但是他们对狐仙的信仰一直没有消失的迹象，除了逢年过节到禹王台庙里给狐仙烧香、供奉外，农历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也是固定进行香火活动的日子，还有每年的农历三月三、九月九和正月十六是禹王台的庙会，其中以正月十六庙会最为盛大。他们有的只是泛泛地祈求狐仙保佑四季平安、诸事顺利等等，有的是有目的地祈求狐仙，比如婚姻、求子、发财、升官、升学、治病等等。在他们眼中，狐仙已然是“无所不能”、“无事不应”的神灵。总之，禹王台上种种狐狸印迹带给我的震撼，流传在村里街头巷尾的狐仙灵异传说造成的神秘语境以及村民信誓旦旦的浓厚信仰状态给我的熏染等等，这一切使我禁不住地去思考禹王台村狐仙信仰为何如此兴盛且经久不衰？狐仙与禹王台、与民众生活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在调查过程中乃至结束，以及在整理调查资料的整个过程中，这一想法一直萦绕心头，于是将之告诉导师，经过导师及其他老师的指点，确定了此想法的可行性，最终促成了本次选题。

作为华北地区一种比较普遍的民间信仰形态，狐仙信仰一直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以某种个案为中心的研究却为数不多，笔者打算以禹王台村狐仙信仰为个案进行研究，在特定语境中探讨信仰主体的生活方式和态度，以及传说、信仰与民众生活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为区域社会民间信仰的研究提供一个鲜活的个案的同时，希冀能对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有所贡献。

二、学术史回顾

一、关于传说的研究

传说，作为与神话、民间故事相并列的三大重要的口头散文叙事之一，因其自身独特的历史性、文化性、解释性、文学性、信仰性等特点引起国内外各领域学者的关注。它是“五四”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开拓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民间传说或是民间信仰的研究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但是将传说与信仰结合在一起的研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代表研究如岳永逸

的《传说、庙会与地方社会的互构——对河北 C 村娘娘庙会的民俗志研究》^①，通过探究传说、庙会共同对地方社会的塑造及结构的过程，指明“民俗作为一种过程”的本质。另外具有代表性的还有《传说、庙会与村落生活——以费县龙王堂庙会为例》^②，文章以费县龙王堂庙会为例，对传说与庙会，村落生活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深入分析，揭示了传说与信仰在民众生活世界中的意义便是共同建构着民众的社区生活。《山东秃尾巴老李传说与信仰研究》^③中通过对山东各地秃尾巴老李传说与信仰的考察，从深层上把握区域社会中传说、信仰以及民众生活之间的互动。另外《绿珠传说与民众的信仰生活——以广西博白县珠江村为例》将绿珠传说与民众的信仰生活结合，从民间叙事这个角度入手，通过对绿珠相关的传说和祭祀仪式来考察传说与民众的信仰生活之间的关系。林继富在《神圣的叙事——民间传说与民间信仰互动研究》^④中，以个案研究为基础，分析了从传说到信仰以及从信仰到传说的互动机制，认为“通过集体记忆展现民众历史观念和文化思想的民间传说，常常与民间信仰互动互融。在集体场合，民众依靠集体记忆传承和组织”。

二、关于庙会的研究

庙会作为信仰行为集中发生的重要地点，是民众信仰生活的空间与重要场所。对于庙会及庙会文化的研究一直是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共同关注的课题之一。自 1925 年历史学家顾颉刚等“妙峰山进香庙会调查”肇始以来，中国的庙会研究已经走过了 83 年的历程。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民间庙会出现复兴趋势，关于庙会的研究也随之重新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中国的庙会研究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顾颉刚等学者的妙峰山庙会调查为起点的肇始时期，第二阶段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年代的停滞时期，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后的蓬勃复兴期，第四阶段是九十年代后期至今的深入思考期。^⑤近些年以来庙会研究更是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对庙会从各个不同角度的研究，或

^①岳永逸：《传说、庙会与地方社会的互构——对河北 C 村娘娘庙会的民俗志研究》，《思想战线》2005 年第 3 期。

^②李然：《传说、庙会与村落生活——以费县龙王堂庙会为例》，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年 5 月。

^③李然：《山东秃尾巴老李传说与信仰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年 5 月。

^④林继富：《神圣的叙事——民间传说与民间信仰互动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 42 卷第 6 期。

^⑤李然：《传说、庙会与村落生活——以费县龙王堂庙会为例》，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6 年。

以个案为中心,进行个案分析,或综合性研究;或从仪式角度来分析,或从国家权力话语角度来阐释地方政府与庙会的互动影响等,不一而足,出现了一大批相关的论著与学术论文。

高有鹏《庙会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8)、《沉重的祭典:中原古庙会文化分析》(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高占祥主编的《论庙会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等书从宏观角度审视庙会的起源、类型、功能,以及与中国文化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庙会研究逐步走向深入,研究者在对庙会进行“深描”的基础上,探讨了庙会与社会的互动。如刘铁梁《村落庙会与公共生活秩序》(《两岸民俗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9)、岳永逸《庙会的生产:当代河北赵县梨区庙会的田野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未刊)、郑振满、陈春声《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等探讨了庙会与社会空间;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2002)、朱小田《传统庙会与江南之闲暇生活》(《东南文化》1997年第2期)等讨论了庙会与民众生活;景军《知识、组织与象征资本中国北方两座孔庙之实地考察》(《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1期)探讨了庙会与传统记忆;吴效群《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人民出版社,2006)则讨论了从庙会现象中体现出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述研究多以庙会的集体仪式为切入点,重点阐释庙会的象征意义、及其对建构社区认同和社区秩序的作用。

三、关于狐仙信仰的研究

狐仙信仰是中国民间流布广泛、历史久远的一种信仰。尤其在华北地区,狐仙信仰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民间信仰形态。狐仙崇拜及其相关故事传说一直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并且产生了大量相关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基本围绕三个思路展开进行^①。一是将狐崇拜完全作为一种信仰,对其信仰形态进行全面研究。早在1941年,李慰祖就曾对此进行过仔细探讨^②。他认为“农民信仰乃是一种社会制度,其存在必有其所以存在的理由。……这是一种自然现象”,“四大门信仰乃是农民从日常生活经验当中所归纳出来的唯实法则,处处与农民道德标准相合。”也就是说,

^①参见:王加华:《赐福与降灾:民众生活中的狐仙传说与狐仙信仰》,百脉泉,第九期,第27页,内部刊物。

^②今刊本见李慰祖著、周星补编:《四大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狐仙信仰是迎合民众实际生活所需而产生并延续存在的。此后相关研究更是大量涌现,对中国狐信仰的源流、发展及具体的信仰形态等问题做相关探讨^①;二是主要从故事学的角度,对中国历史上狐仙故事的发生、发展与演变进行论述,以此探析狐仙信仰的产生、发展及形态演变,其中具代表性的作品如台湾学者李寿菊的研究^②。她认为“狐从精怪系列走进神灵系列,从人们的抗拒到人们的接受,这是文学的功劳”,社会中的人狐关系是信仰与文学交织而成的,目前科学并不能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因此认知民间信仰的最好的态度是“明辨”;三是对《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文学作品、文人笔记中的狐形象、狐故事进行分析,探讨其背后所反映的时代背景、民众心理及作者心境等,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康笑菲的研究。她根据文人笔记、传奇故事与地方志中有关狐故事的记载,指出狐仙崇拜是不同的人为了使他们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名正言顺而创造出来并运用的一种暧昧符号,有些时候甚至和政府强加的标准文化规范有所出入^③。

纵观已有之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它们更多是从总体上对狐仙传说或故事或信仰形态等展开论述与探讨,至于以某一个信仰个案为中心进行的探讨却不多^④。因此,本文笔者将以一个具体村落——山东省潍坊市禹王台村为个案,对与狐仙相关的诸多灵异传说、信仰活动与仪式与民众生活进行论述,以探讨它们之间是怎样相互建构的关系。

三、研究方法

狐仙信仰在禹王台村既有物质载体,又有神秘语境,还有特殊时段的仪式活动,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进行田野作业,要实地去考察狐仙信仰之中心地——禹王台,到底是怎样的土台子,其上又有怎样的狐仙神圣足迹,以及禹王台村里流传着怎样的狐仙灵验传说,还有在特殊时段进行的仪式是怎样的情况等等。当然,不能忽视的,还有人,也就是有关狐仙信仰的种种事象与村民日常生活是怎样的关系。笔者在论文写作期间曾五次前往禹王台村,共做为期二

^①具体如胡堃:《中国古代狐信仰源流考》,《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1期;山民:《狐狸信仰之谜》,学苑出版社,1994年;李建国:《中国狐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等等。

^②李寿菊:《狐仙信仰与狐狸精故事》,(台北)学生书局,1995年。

^③康笑菲:《狐仙》,姚政志译,博雅书屋有限公司,2009年。

^④如朱月:《天保村的狐信仰》,《文化学刊》2007年第1期。

十多天的调查，调查内容涉及整个村落民俗志及三次庙会等，获得了比较全面的田野资料。

目前，在具体语境中研究狐仙信仰的成果较少，但是不乏对其他民间信仰的研究。本文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对这些相关研究成果的理解与掌握基础之上，与本研究作对比，提供一种思路，使本文的写作脉络更为清晰。

第一章 因“禹王台”而起的村落

每一种信仰都有自己的生存环境，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文化背景下孕育而成的。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信仰的根源不在天上，而是在人间社会。在禹王台村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农业地区，由于当地为盐碱地，水资源供人畜饮用及土地灌溉等都是很不健康的。可想而知，人们不仅有像其他地区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渴望，更有对于健康水源的企盼，于是促成了对禹王的崇奉。

禹王台村正是因村内禹王台而得名，禹王台是一座由泥土层层堆砌而成的高大的台子，位于村子西南角。相传为大禹治水时所筑，以便居高临下，指挥治水。后人在台上最高处建有“禹王庙”，主祀禹王，土台被称为“禹王台”。但是，本村信奉的主神并不是禹王，而是狐仙。禹王台仅仅是狐仙信仰滋生起来的物质载体，另外，狐仙信仰的形成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如历史事件、自然条件等。可以说，狐仙信仰的生成是来自多方面因素的滋养与催生。

第一节 村落概貌

现禹王台村隶属寒亭区高里镇，位于镇政府驻地北7公里，潍九路（省道320）东侧（北纬36°56′、东经119°02′）。该村建于元代，原属肖家营乡，《寒亭区志》中记载：“禹王台村：元代建村，村以附近有禹王台而得名，距乡镇驻地距离：西3.5公里，隶属于萧家营乡。”^①2001年并入南孙乡，2007年又跟随南孙并入高里镇。向南距南孙3公里、高里9公里，东南距寒亭区30公里，西与寿光仅有1公里之遥，北去30公里就到莱州湾。

本村现有400余户，1470人。原有十个姓氏，分别为陈、刘、张、靳、程、王、尹、徐、高、郭。后来徐、高、郭三姓绝户，现仅剩七姓。其中，陈姓为第一大姓，约占全村人口的3/4，现任村委的干部也全是由陈姓人担任。刘姓为第二大姓，有三、四十户，分布在村子的西北角。至于谁是本村最初的建立者，则有

^① 《寒亭区志》，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史志编纂委员会编，1992年11月第1版，齐鲁书社出版发行，68页。

不同的说法。一说是陈、刘二姓最早迁此定居。据官方资料显示：“元代此处已有村落，在村东曾发掘有多处元代贺形墓。据查，元代末期，陈、刘二姓迁此定居。”

^①另外，张姓为第三大姓，靳姓为第四大姓，分布在村子的东北角。徐姓是后来从利津（东营）迁过来的。而村民的民间记忆中，刘姓和张姓是最早迁来的，村民称他们为坐地户。靳、陈次之。村里流传的顺口溜“张刘二户，靳家后入，姓陈的压得东张西流”^②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其中，陈姓最初是从山西洪洞县一棵老槐树底下迁到潍坊市，从潍坊又迁到禹王台村。

本村占地 451 亩，耕地面积 3000 余亩，人均 2-3 亩地，主要分布在村子的南方、北方和东方。主要种植小麦、玉米、棉花、枣树等，其中玉米、棉花和枣树种植面积比较大^③，大多作为经济作物出售。但是，因为这里水资源贫乏，雨水少，人们更愿意种植玉米和棉花，而小麦仅仅是收一点供自家食用。若遇上雨水少的年份，玉米和棉花收成也并不是很好，效益也就不高。而对于枣树，虽然本村自古以来就适宜种枣树，但是由于缺乏政府的有效引导，经济效益一直也不是很好，加之虫害严重，这两年基本上都砍了。所以，禹王台村世代以种地为生，一直以来村子处于比较贫困的状态。政府从 2012 年年初开始对种植地进行调整，重新分配土地，这样将会解决灌溉的难题，作物收成将会相应有所提高。

近几年，村里养殖户逐渐增多，目前有七八家养猪专业户；有很多人家的喂牛，养鸡鸭的、养鹌鹑的。令人惊讶的是，虽然此处狐仙信仰盛行，但以前村里还有十余家养狐狸的，后来挣不到钱，就没有再养；但这几年狐狸的行情又好了起来，一张皮能卖到 800 多块钱，台底、党家营，沈家营等村子至今仍有喂养的，另外，村里种植蘑菇的人家也较多。

编织业在本村有 40 多年的历史，从 20 世纪 70 年代就兴起了。最早的草编是盘草鞋、蓑衣、蒲扇，还编一些小地毯，都出口。编织都用当地出产的蒲子，自己割回来，晒干，再用来编织东西。几乎家家户户家庭主妇农闲的时候都会干。但是现在，相对来说少多了，只有一些四五十岁的妇女或更大年龄的老头老太太在农闲时会干些编织的活儿，主要是编地毯、草蓆子等，以前用蒲草编，现在用

^①寒亭区村务公开民主管理信息网：禹王台村简介，参见 <http://www.hanting.gov.cn/cwgk>。

^②参见：刁统菊：二戈官庄、禹王台村村落概况，《百脉泉》，第六期，第 10 页，内部刊物。

^③据村民讲，当地的土地属于盐碱地，适宜棉花和枣树生长。

塑料。但是编织较为耗时费力，而且价格相当便宜，一个仅仅两、三元钱，一天的功夫只够编三、四个。所以，老年人并不能靠这个维持生活，仅仅是用来日常零花罢了。

而现在，很多村民都倾向于外出打工，紧挨着村子西边就是省道 320，一条向南通往寒亭区、潍坊市区的，向北通往渤海海边盐场的公路，打工的村民大多从此路来回。主要去寒亭及潍坊滨海开发区，一般是在建筑工地和盐场打工，有些妇女会到潍坊市干绿化，有车接送，当天去，当天回，而且当天结账，男的可以一天一百多，女的可以一天 60 到 80 元。平常留在村中的大多是六十以上的不用外出打工或不能外出打工的村民，很少见到年轻人。如今的禹王台村村貌整洁，道路宽敞，屋舍俨然，显然属于较富裕的村庄。2010 年全村总收入 1448 万元，人均收入 7697 元^①。

据调查了解到，禹王台村从为了抵防捻军起，就在村子四周建有围子墙，是用土夯起来的，两米宽，八九米高，呈梯形状，围子墙之外是深水沟，东、西、南、北共四个门，直到抗日时期仍存在，到解放后被拆除。围子墙南边、西边都是接着禹王台而建，也就是说，禹王台在整个村子之外。在村民的记忆中此围子墙防过捻军、强盗土匪、日本鬼子，以及洪水等灾难。

的确，历史上，寒亭地区不仅是自然灾害频发地带，也是战争匪乱遭及之地，禹王台村当然在所难逃。其中，旱灾是寒亭区最主要的自然灾害，有“十年九旱”的说法。明代建立潍县城到清末的 535 年间，出现了 52 次大的旱灾。民国期间，旱灾发生 5 次。解放后，仅 1961~1988 年，大旱 6 次，偏旱 6 次。禹王台村民记忆深刻的是 1959 年至 1961 年干旱年代“闹饥荒”，人们都到处找草、树叶、树皮，甚至泥土等等来填肚子。但是在夏季降水季节，由于地势偏低，又是洪涝灾害频发的时段，也有“十年九涝”的说法。村民印象最深的是 1949 年、1964 年、1974 年这三次^②。其他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还有雹灾、虫灾和瘟疫。潍县地处冰雹地带，机遇性强，严重冰雹常常造成重大损失，如 1953 年 5 月 9 日的狂风巨雹导致小麦受灾面积高达 6.1 万亩，倒塌房屋 5330 间；1964 年 6 月连续的三次冰雹袭击，致

^① 潍坊市情网：<http://www.wfsq.gov.cn/2009/0209/147.html>。

^② “49 年，64 年，74 年，最后一次就是 74 年了，屋子里鞋子都飘起来了，那个炕都被泡了，发大水的水是虞河的水，不提闸，水从一处灌进来。”讲述人：陈 FY，男，82 岁，禹王台村村民；访谈人：李生柱；访谈时间：2011 年 5 月 28 日下午；访谈地点：陈 FY 家中。

使小麦损失 500 万公斤。冰雹一般出现在 3~10 月份。1501~1903 年，文献中记载的雹灾有 15 次。而建国后的 1944~1988 年竟然出现了 30 次，平均 1.3 年一次，1987 年一年更是出现 4 次。虫灾主要是指蝗灾，以解放前尤甚，据不完全统计，自 1840 年到 1949 年一百多年，大约爆发了六次大规模的蝗灾。其中 1928 年的蝗灾，在央子落足 10 日，菜禾被食一空，运到场上的高粱、谷子也被食过半，后食屋草，直至无食可觅方飞越渤海。坠海溺死者被风吹到岸上，堆积如丘，人们运回充食，做柴。^①除去以上三种自然灾害，其他较为重要的还有瘟疫、地震等等，均对人民的生活生产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另外，禹王台村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的数次人祸。主要有太平天国时期，捻军袭来，“三进三出”禹王台村；抗日动乱时期，日军占领禹王台为据点，对村民实行控制；文革时期，也是人心惶惶，乱作一片；解放时期又遭受一次战乱。而且，每每遭受洪涝或干旱等自然灾害之后，伴随而来的是，地方土匪强盗袭击村落。

第二节 禹王台与水

一、历史上的禹王台

“先有台，后有村。”这是村民对本村历史的典型概括。关于禹王台起源，一说是大禹治水时所筑，清乾隆《潍县志》云：“禹王台在望海门（旧潍县）北六十里，相传大禹治水时所筑，有禹（王）庙在。”^②过去，禹王台附近有“尧、丹、弥、桂、两于（大于河、小于河）、白浪，七河交叉”，水患严重，十年九涝。村里也有传说：大禹治水时建了一个瞭望台，本来应该叫“禹望台”，后来大禹当了王，所以就叫“禹王台”了。而且还传说，当时禹王选址修建土台子时，选了很多地方，都是“白天修三尺，晚上就倒三尺”。而选定该村后，“老三哥（即狐仙）显世了，托梦给修土台的工人：‘你别在那里修啊，不如再向南挪挪啊。’修的人就聚一块儿谈论起来，结果每个人都做了同样的梦，就小心翼翼地和禹王说了，最终就按老三哥的指示挪到了现在的地方。结果，白天禹王带领人修三尺，晚上老三哥就给涨三尺。之前在其他的地方修时，白天禹王修三尺，是老三哥在

^①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史志编纂委员会：《寒亭区志》，齐鲁书社，1992 年，第 11 页~第 114 页。

^② 清乾隆《潍县志》卷之一《古迹》，37 页。

晚上给扒掉三尺。”^①相传修台的土是从淄博临淄运来的，土质特别结实，一层一层地夯起来。村里老人的看法是好几千年前条件那么落后，从那么远的地方运土不现实，可能就是用当地庄前庄后的土建起来的，因为庄前有大湾，庄后也有大湾，并且台前的土发黄，台后的土发黑，也和庄前庄后的土质相吻合。据村里的老人们分析：禹王治水时不可能修筑这个台子，这个台子规模这么大，至少得几年时间才能修好，当时忙着治水，哪里有时间修这个台子呀。可能是夏禹以后，为了纪念大禹而修的。^②

另一说是秦始皇所筑，民国三十年《潍县志稿·疆域志》称：

“禹王台又云望海台，因上有禹王庙，呼为禹王台，盖即《水经注》所称秦始皇所筑之台也。”

村里有个传说：

秦始皇当上皇帝后想长生不老，叫徐福去寻找那个灵芝草，徐福带着 500 童男 500 童女从长安城出发，去了日本，一直也没有回来。秦始皇就在这个地方修了一个望海台，看看徐福回来了没有。这里原来可能是一片汪洋呀，因为土层里经常会发现海蛤皮之类的海里的东西，说明这个地方原来是海呀（此地据莱州湾实际上也只有三十公里远）。^③

对于这两则起源传说，本村村民理所当然更认可前者。也有文人综合这两种说法，认为先有望海台，后改名为禹王台。清光绪年间张府之《禹台论》认为：

“此台始名“望台”，后称“禹台”。初为望海而设，邻海南岸，度地而筑。后沧海桑田，海水后退数十里，村庄渐多，望海水而不得。遂感念上古大禹治水的恩德，借“望台”而名为“禹台”。”^④

历史上的禹王台是个整体呈圆锥形的、人工夯筑的高台，相对地面高度有 20 米左右，台的底部占地面积 7000 到 8000 平方米，台的顶部也有 5000 至 6000 平方米。而且筑台时都是层土层夯，每层土有一拃，20 公分左右，层土层夯的界层现在看还十分清晰可辨。从整个山东半岛来说，禹王台位于潍北平原的中间偏北

^①讲述人：陈 FL，男，91 岁，禹王台村村民；访谈人：吴美云；访谈时间：2011 年 5 月 27 日下午；访谈地点：陈 FL 家中。

^②参见：刁统菊：二戈官庄、禹王台村村落概况，《百脉泉》，第六期，第 10 页，内部刊物。

^③参见：刁统菊：二戈官庄、禹王台村村落概况，《百脉泉》，第六期，第 13 页，内部刊物。

^④参见：王加华：：赐福与降灾：民众生活中的狐仙传说与狐仙信仰，百脉泉，第九期，第 27 页，内部刊物。

靠近渤海的地方。那时站在禹王台上向四面眺望，它的北边是一望无际的濒海滩涂，向南向东向西望去，那里是尧、丹、弥、桂、白浪河、于河等九河汇海之处，也叫九河的入海口或叫散水坡。明清时这个地场的东面叫别画湖，是一片水草丰美的沼泽地，现在管这样的地场叫湿地，还建设了禹王台湿地公园。^①

二、关于水的记忆

禹王台村缺水，这是不争的事实。这里的地下水很咸，碱性非常大，以至于人们一年就要换一口锅，因为盐碱太重，很容易就把锅腐蚀坏了。这就造成当地饮水困难，村民多得病症，其中患有腰疼、腿疼等病症是常见的。现在，村里已经安上了自来水，当地政府修建了水库，解决了村里的饮水问题。

“解放初期，我们这里喝的水真不像样啊。咱们这个村都没有好牙齿，牙齿都不像样，为什么？水含氟太高了。水很咸，含氟很高，我们这里腿疼的，腰疼的，很多。牙齿没有好的，从小从骨子里都是喝的这个水。比如说，我们这里起坟，挖出来的骨头都是黄的。自古以来，这里的骨头都没白的，都是黄的。”^②

正是由于当地水源问题而导致的病症很多，才兴盛起向狐仙求神水以治病。据村民陈 ST 回忆，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兴盛到狐仙洞前求神水治病，像治疗对于水源问题导致的腿疼、腰疼等疾病很有效果，每天前往求神水的人络绎不绝，甚至排着长队。甚至在文革时期禁止迷信活动，派出所的人负责监管，也没有阻止人们对狐仙的虔诚信仰。

“派出所还没来赶的时候，我跟着进去看，一个瓶子，拿个纸叠个漏斗，磕头出来后，里头那个水有白的，绿色，似黑不黑的，还有黄色的，当时他们求，我就在旁边看着，拿进去时我还看了，出来后水就变成那些颜色，取了神水家里有病人的话就给喝了……”^③

村民关于水的记忆是较为痛苦的，这种记忆多围绕着村西北的刘家湾展开。关于刘家湾的形成，有个传说，叫做“大风刮了刘家湾”。相传，禹王台村姓刘的

^①参见：张宝辉：狐仙传说的在地化表现——以鲁中寒亭禹王台为个案，《百脉泉》，第九期，第12页，内部刊物。

^②讲述人：陈 FY，男，82岁，禹王台村村民；访谈人：李生柱，访谈时间：2011年5月27日；访谈地点：陈 FY 家中。

^③讲述人：陈 ST，男，67岁，禹王台村原村长；访谈人：吴美云；访谈时间：2012年2月12日上午，访谈地点：陈 ST 家中。

做了坏事，官府得知后要来抓他们，不料当天晚上，忽然起了一阵大风，把这几户刘姓人家刮到了八九十里外去了，这就是现在的刘昆庄。而在被刮走的这几户人家处，形成了一个大坑，就是现在的刘家湾。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刘家湾对于全村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村民的生活用水（包括饮用水）都来自湾里。而湾里的储水完全依靠下雨，要是赶上天不下雨，村民的饮水就会出现问题的。

1980 年前后，为了解决村里用水的问题，上级决定把这个湾改造成一个储水池，然后从附近水库往这里引水，但是没有成功。

“公社的时候，不是缺水吗？俺庄里就借着这个湾，挖了个大水池，转遭（周围）用石头糊起来了。从 XX 水库往这里泄水，保证每个村的生活用水、牲畜用水，浇地啊，灌溉啊，都用那里的水。但是，塑起来呢，也没大管用，放不进水去。弄这个水池，可费劲了，那时候也没有机器，用小车推，用人工挖，挖一两月，男的女的一起上阵。”^①

现在村里人管刘家湾叫做北大池，池里仍有少量的水，但已变质，成了黑绿色，附近的土地灌溉还在使用着里面的水。自 2012 年 3 月开始对所有种植地进行调方，同时引水入田，灌溉用水将有所好转。

水是禹王台村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引发狐仙信仰的一条重要线索。从最初的大禹治水而建禹王台，到跟随禹王而来的狐仙，乃至向禹王祈雨，向狐仙祈神水，都说明这一点。

人往往是在越是无助无奈的时候，越容易投靠信仰。禹王台村历史上并不富裕，而且遭受了无数次天灾与人祸。在衣食无着落，生活无保障的时候以及听到乡里乡亲骤然富贵或忽遭恶灾的个案的时候，个人及家庭处于一种渺小甚微的、无奈无助的境况，必然使得他们渴望从神灵崇拜中寻求慰藉，而狐仙正是当地土生土长的神灵。从村民集体记忆中正能体现这一点：首先，水是本村的最大问题所在，地下水由于偏咸，人畜无法饮用，灌溉也是不行。于是在很多人患腿疼腰疼等疾病之后，到狐仙洞前，跪倒在地，虔心祈求狐仙赐予神水、神药^②以治病。

^① 讲述人：陈 FY，男，82 岁，禹王台村人；访谈人：李生柱，访谈时间：2011 年 5 月 27 日；访谈地点：陈 FY 家中。

^② 据本村村民陈 XM 回忆：“我那想事的时候，都去土台子那洞那里取神水，个人拿个瓶子，拿张纸，跪了那

在干旱季节，由于当地农作物“靠老天爷下雨”^①，此时更是缺水严重，村里的老年人会组织起来到禹王台上求雨^②，那时候没有其他的庙宇，主要向禹王和老三哥求。在洪涝季节，自然也会前来祈求退洪止涝。其次，在饥荒年代、匪乱及抗日动乱年代，到狐仙洞前求丰收、求安定。可见，村民对富足、安定的幸福生活的渴望，当地的狐仙信仰就是在这样的村落语境中滋生起来的。

第三节 禹王台与狐仙

一、禹王台自然环境

禹王台原来是一处气势恢弘、风景秀美的地方。清代进士、南孙乡傅王庄人傅廷兰在《民台十景诗序》中对禹王台多有描述：

“禹台高数十仞，围十亩许，遥望如海岛。上大禹庙垣之西，为道人植棉艺谷处，古柏古槐皆数千年。人临其上，面南山而临北海，俯视阡陌村落。四时景物，春则麦浪千顷，夏则黄云十里，秋来秫熟，如红玉覆地，十月芦开，若雪花布天。当水潦盛长，汇为泽国，则烟波浩淼，茫无际涯，有太湖、洞庭之观。”

据村里 83 岁的陈 FY 老人回忆小时候的禹王台（边画图边讲）：

“下面的梯子沙石的，上面是青石的台阶，很高。上来以后有个门，里面的路都是方砖铺了的，那树粗的我一搂都搂不过来，旁边有个二门，前面是个影壁，也都是方砖铺地，里面是大禹殿，那时没有人叫庙的，叫禹王宫，或者禹王殿。很早以前的时候有墙，我那时就没有了，日本鬼子占领时就在禹王大殿这个地方建的炮楼。钟楼在这里（比划），原来这个钟在老槐树上挂着，清末的时候已经从老槐树上上了钟楼上了。我想事的时候吧，四个树撑着一个钟，1000 多斤，四个柱子撑着，架着。三八年，日本鬼子来呆了五六个月，到了秋天的时候就走了，那时钟楼还有，现在钟楼这个地方都没了。老三哥庙

里，等着，待刹（方言 daisha，意思是过会儿）就个人拿个人的回来了。有些取着丸子的呢。”把求来的神水或神药抹在患处就能治愈。访谈人：吴美云；访谈时间：2011 年 5 月 27 日；访谈地点：陈 XM 家门口。

^① 在干旱季节，本村迫不得已只能靠偏咸的地下水灌溉，但是效果肯定不好，粮食收成自然不好。

^② 求雨活动，主要是解放前的活动。之后，就没有这种有组织的求雨活动了。现在大多是个人到庙里笼统地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等等。

在大殿朝前，仙姑庙在这个地方，挨着，都是一间，很小。这个地方放驴的，长草，台下有个小土屋，看台子的，有个三间屋子，一直到解放时，还有住在这个小土屋的（据陈 WS 大爷讲是黄道士，1938 年日本鬼子烧庙的时候，土屋没烧，他一直住在里边）。坡上我记事的时候都是酸枣树，沙石以北这里，都是荆条，开的小紫花。”^①

可以看出，原先的禹王台不仅体积庞大，而且植被葱郁茂盛。禹王台上还有鼓楼和钟楼，1938 年为了防止日本鬼子占据禹王台，蒋介石的部队在张景岳的带领下把禹王台上的庙（禹王庙、狐仙庙、仙姑庙、土地庙）以及鼓楼、钟楼都烧了，但是仍旧没有阻止日本鬼子的占领。鬼子占据此地后，在上面建了炮楼，待了五、六个月后才离开了，之后炮楼就被拆了。后来，有人在台上看台，住在台上，没有地，也就没有粮食吃，都是村民凑起粮食供他吃，去世后，就由他唯一的儿子接班，也是没有地，就在台上开辟了一块地，种点粮食之类，直到解放后才有了土地和房子。

而且，日本鬼子来的时候，县长号召大家在禹王台下挖十几米深的洞，躲在里面。生产队时期，在台子上抠了几个大洞，打进有一二十米深去，储存地瓜种，十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其他村子也来存地瓜。后来这些洞就不再盛东西了，于是狐仙就住在了里面，又在这些洞里挖了不少大大小小的洞，就成了名符其实的狐仙洞了。

而如今，禹王台，海拔 22.47 米，底径约 75 米，面积约 5000 平方米。^②台的顶部已不足 1000 平米，规模已大大缩小，据知情人讲还不到原台的四分之一大小，台变小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前些年群众修屋盖房，二是村镇搞农田基本建设，三是修县乡道路拉土造成的。^③文革前就为了垫栏、抹锅台等挖禹王台上的土，也有跟老三哥近的意思，而文革时期就是更大规模的挖土修屋盖房，村镇搞农田基本建设，修县乡道路拉土等等，那是禹王台遭受最大破坏的时候。对于这时期的破坏，世代笃信狐仙的村民的解释是：“都乱了套了，还管他老三哥老四哥呢。不

^①参见：刁统菊：二戈官庄、禹王台村村落概况，《百脉泉》，第六期，第 14 页，内部刊物。

^②据 2005 年立的村碑记载：禹王台海拔 22.47 米，底径约 100 米，面积约 10000 平方米。这说明 2005 时该台的底径和面积都比现在要大。

^③参见：张宝辉：狐仙传说的在地化表现——以鲁中寒亭禹王台为个案，《百脉泉》，第九期，第 12 页，内部刊物。

信神了，说是迷信了。”后来被包庙人，尤其是冯道长承包之后，对禹王台的整个环境做了大整改，修路，建庙，建台阶等等，使得禹王台体积大为缩小。按村民的普遍话语来说就是：“把台子整的不像个样儿了，根本不是原先的模样了”。尤其是村里的老者、有文化的人对禹王台的破坏甚是感到惋惜。

“我记得以前台上还有钟楼，台很大，坡上还种的地，还能上去放驴，主要是文化大革命给破坏了，破四旧，盖的些屋子都没有了，家家户户都拉土垫墙垫沟，把台上的石头、碑都给扒了，搭了桥，铺了路，都霍霍了，破坏的厉害。九几年又重修，我看这几年让这个包台的糟蹋的也不轻，别看他建了些庙，把台挖的像个啥了，以前建这个台多不容易啊，没有车，用肩膀子人工抬的，搭的那么结实，费多少劲啊，要么说群众愚昧、无知，拆这些建筑，这都是古代劳动人民的血汗，看这个样死了不止三个、五个的人，在这里面埋着，有一年就挖出了个砖，上面写着“河南王小二”，看样子家是不能近了，要不还不把他弄回家去，肯定是很远，就埋在这了。我寻思着咱这个台可能是秦始皇修长城的时候修的。还有个传说，说寒亭这个地方有寒国这么个国家，是寒国在这建立的，咱也不大清楚，说寒国的孩子们当了官以后就允许你搞几个建筑物，咱们这有个禹王台，在西南角上，隔着有十来里路，还有个登基台。”^①

二、禹王台之庙宇

禹王台成为村民信仰的神圣空间的外在表现之一就是台上的庙宇。至于禹王台上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建的庙宇，已经无可考证。只能通过如今在世的高龄村民^②了解到禹王台上的庙宇大约分为四个时段：太平天国起义时期，捻军（即起义军）攻打禹王台；1938年左右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侵占禹王台；1980年代后，政府对禹王台采取保护措施；以及2009年冯道长^③主持至今的最新时段。

据说，禹王台上最初有两座庙：禹王庙和狐仙庙。但是，禹王庙早于狐仙庙，禹王庙在前，供奉着禹王；狐仙庙在后，供奉老三哥。人们对台上的神灵深信不疑，尤其关于前两个时段的历史传说中，人们至今还有着狐仙救灾救难、惩治恶

^① 讲述人：陈 FY，男，82 岁，禹王台村人；访谈人：李生柱，访谈时间：2011 年 5 月 27 日；访谈地点：陈 FY 家中。

^② 讲述人：陈 FL，91 岁；访谈人：吴美云；访谈时间：2011 年 5 月 27 日下午；访谈地点：陈 FL 家中。

^③ 关于冯道长，后文将详细介绍。

人的记忆。

曾经禹王台上有一座石碑，碑上记载了天平天国起义时，周围村庄民众聚集禹王台共同抵抗捻军入侵的事迹。据陈 FY 介绍，这个碑是十多年前修公路的时候，从一座坍塌的石桥中发现的。

“传说长毛反的时候，长毛就是太平天国，洪秀全起义的时候，（捻军）来到这个庄了。这个碑记载着当时反贼来到这个庄的时候的事。那个时候打倒长毛没有先进武器，当时的群众啊，就为了避难就来到（禹王）台上了。周围村庄的人也来了。听说反贼来了，就准备了干粮和水，那时候有围墙啊，在上面就准备跟他们干了。当时起义军来了就包围了这个庄了，但是他们上不去，因为村民不仅准备了干粮，也准备了武器，石头、砖头，他们没敢上，光包围了几天。我东边有口屋，还剩下个屋山，就是长毛来的时候烧了这口屋，烧了以后又重新盖的。这口屋是俺村最早的了，这口屋还有个柱子，被烧的半截了，在这个柱子下面用砖垒起了，这说明这口屋确实很早了”。

“这个碑上说明（禹王台）救了老百姓，长毛反的时候没有伤到老百姓。长毛围了几天没有效果以后，就向东撤了。他（长毛）可能使了一计，老百姓一看他们撤了就下来，没想到第二天长毛又回来了。这回他们围的时间长，有六七天吧，也没敢上去，就走了。所以说神仙们保护了老百姓啊，一人也没牺牲。一人也没受损，就光村里的房子烧了，牲口牵了去了，就立了个碑做个纪念。……碑上署了好多名啊，一些女人的名字也有，写了好几十啊。撰写文章的，好像是河南（当地一个村）的一个贡生。”^①

因时间相距较近，村里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对抗战时期的禹王台有着较为深刻的记忆，但这些记忆多是惨痛的。1938 年，清逸雅致、远近闻名的禹王台遭受了灭顶之灾，被国民党张景月带领的部队焚毁。^②焚烧禹王台庙宇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占领，但是禹王台千百年来积淀也付之一炬，着实可惜。但是，这未能阻挡日本人对此台的占领，1938 年夏初，日本人占领了焚烧了的禹王台，

^① 以上两段访谈：讲述人：陈 FY，男，82 岁，禹王台村人；访谈人：李生柱，访谈时间：2011 年 5 月 27 日；访谈地点：陈 FY 家中。

^② 据村民介绍，张景月家在 15 里外的张家庄，是当地的一个土豪军阀，伙同日本鬼子一起把这个庙给烧了。还有人说，张景月部烧毁禹王台是不想让日军占领之。笔者认为后者较为可信，张景月 1938 年初任国民党山东第八区游击队第一支队副司令，此人虽消极抗日，但伙同日军焚烧庙宇之事不足信。

并在现在禹王殿的地方修筑了炮楼，作为日军控制周边地方的制高点。到了秋末离去，前后有半年左右时间。

“抗日战争时候，日本鬼子来这（禹王台）做过炮楼，当时的国民党队伍晚上弄来点柴火就把庙烧了。上面好几口庙来，有大殿，有老三哥庙，有土地庙，什么庙的，上面三四口庙呢。烧了也没让他来住，到了第二年，就这个时候吧，头麦里，（日本鬼子）就来了，就在大殿那里弄了炮楼子，住了半年多点，打豆子的时候就走了。鬼子在这一带有很多炮楼，后来太平洋战争一爆发，鬼子没那个实力了，就把这个台的炮楼给收回去了。”^①

村里老人还清楚的记得关于日本兵一些事情，多为对日本人的戏弄与嘲讽，也有关于日本人残忍行径的记忆。其中许多故事是和老三哥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关于日本兵撤离的原因，当地人就认为是老三哥显灵了。

“有个传说哈，当时他（鬼子）为什么走了。当时认为是神（狐仙）的事，当地人认为是神仙把他们撵走了。当时他站岗啊，台上面建了个炮楼，有站岗的屋子，楼梯上来，上面是个平地。有个人站岗啊，他走了火，打死了一个鬼子。你说他为什么走了火？又没什么事。人们说那是老三哥打死的。”^②

“日本鬼子还在台上面住了，四几年来住的，当时国民党听说日本鬼子在上面盖炮楼子，就把禹王大殿、老三哥庙都烧了，烧了以后也没碍着他来啊，到第二年春天日本鬼子照样来了，建了个庙台子，做了个炮楼子，春天来的，住了半年多点，到了秋天九月份才走，为什么待不住了，让神仙给他搞疯了，台上有站岗的自己走了火把自己给打死了，一个人站岗怎么能把自己打死了？老百姓都说老三哥审着他了。也有说他们炒菜吃做出些驴屎，油成了水和尿了。”^③

很明显，这两个时段中提到的神仙都是指狐仙，是狐仙帮村民击退了捻军和日本鬼子，从而护佑住村子的平安。那么，通过这两个时段的痛苦记忆，可以了解到狐仙在那些动乱年代里对村民精神上的帮助与慰藉是多么的重大。也就是在

^① 讲述人：陈 FY，男，82 岁，禹王台村人；访谈人：李生柱，访谈时间：2011 年 5 月 27 日；访谈地点：陈 FY 家中。

^② 同上。

^③ 讲述人：陈 BJ，男，76 岁，禹王台村人；访谈人：赵容，访谈时间：2011 年 5 月 27 日；访谈地点：禹王台村委会办公室。

那时候,村民对狐仙的信奉滋长起来。此后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相关庙宇再未重建。但是,禹王台自始至终香火旺盛,甚至文革破四旧时期也未曾间断。

1980年,禹王台被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古迹。1991年,在肖家营乡政府(时禹王台村隶属于此乡)主持下成立了禹王台庙筹建委员会,重建大禹殿与老三哥庙,但并未修复土地庙。由于顶层台面缩小,只好将老三哥庙移建到了第二层。其中大禹庙主祀禹王,天、地、春、夏、秋、冬六位配神分列左右,其主要功能在于保证风调雨顺、庄稼能有好收成。老三哥庙主祀老三哥,其左侧为徐同哥,右侧为于惠哥,分别为老三哥的儿子与侄子。他们三位均为狐仙,主要功能在于为人治病,其中于惠哥更是以治疗与肩膀有关的疾病而闻名。1992年正式建起来,由乡里退休的干部管理经营,共六人,开始卖门票,一人两元。但是三年之后,发现庙宇经营所得根本不能够维持生活,于是到1995年,乡里决定承包给个人,然后就由禹王台村的三个比较富裕的普通村民合伙承包下来,承包费一年一万六,门票变成三元,但本村村民免票。在承包七年之后,也就是2002年,又换成陈YW一人承包,承包费一万元,门票没变,一直到2009年。1997年3月,寒亭区泊子乡蔡家栏子村邵元珠为完成父母的遗愿并感谢仙人保佑“步入青云,家资累厚,全家人身体健康,本人取得硕士称号、官拜正局,二子均是大学生,更感神恩救我四次,大难而不伤命”^①,而捐资数万重修仙姑庙。内主祀仙姑,有云霄、琼霄与碧霄三位。关于她们的身世,有人认为实际上也是狐仙^②。民众敬拜仙姑主要是为求子,此外亦有治病之神力,调查时我们发现庙内即挂有一副“医德神广”字样的锦旗,由寒亭区央子街道蔡延强敬献。1997年,祖籍昌邑、后迁居台湾的王兰桂,又出资对禹王台道路与狐仙洞做了维修,砌起拱门,并在今天禹王台第一层台阶左侧立石碑一块。其中碑阳刻有“皇清敕封护国神医胡三太爷之座碑”之字样,落款为“公元一九九七年重修”。碑阴为“重修禹王台碑记”,说其为感

^①见禹王台《重建仙姑庙记》,1997年春月。后来上级有个文件说九二年以后修的庙不能存在了,那个碑上刻着年份,邵元珠就把碑给埋了起来,2009年又挖了出来。这是因为把碑埋起来之后,在潍坊买的新房子就失了火,找人一算,说是因为这个埋碑的事,于是就又挖了出来。

^②讲述人:陈HQ,男,57岁,禹王台村村民;访谈人:杨文文;访谈时间:2010年6月16日上午;访谈地点:禹王台村村委会。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三位仙姑即老三哥的三位夫人,分别称为蝴蝶姐姐、燕面姐姐与桃花姐姐(语出寒亭区政协原文史委主任张宝辉于2011年5月12日,在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所做的“狐仙传说的‘在地化表现’——以鲁中寒亭地区禹王台为个案”的讲座)。但实际上,大多数被访谈人认为仙姑与狐仙无关。

念胡三太爷之恩德而捐资重修禹王台。^①

至 2009 年底，也就是上文提到的禹王台经历三次转手之后，禹王台被来自黑龙江的冯道长所承包，又分别主持在禹王台修建了五路财神庙(2011 年下半年)、土地庙、神医胡三太爷庙（2010 年上半年）、北斗庙（2010 年）、城隍庙（2011 年下半年）、山神庙（2010 年下半年）、女娲庙（2011 年）等，从而与传统相比使禹王台布局发生了极大变化，并准备扩建大门以及新建天龙殿、车神、路神及玉皇殿等建筑。冯道长对禹王台进行的这一系列大动作是如何成行的，以及对民众及其狐仙信仰造成的影响将在下文详细论述。

纵观禹王台的历史变迁，无论是在动乱年代，还是在国家注重保护阶段，以及当今的个人承包时段，可以看出：当地原本以信奉狐仙为主的禹王台渐渐地发生了变化，经历了从一神独享到众神杂处的过程，但是当地经历了禹王台时段变迁之后的信奉者依旧是把狐仙当台上最灵的神。通过访谈，发现有很多跟下面对话类似的话语：

访谈者：这里台上哪个神最灵？

被访谈者：这里老人们^②奇灵啊。

访谈者：您是来求什么的？

被访谈者：我来烧保安香，保着一家人都平安啊

访谈者：你就在老三哥这里烧了？别地方没去？

被访谈者：你愿意去就去，不愿意去就在这里

三、禹王台上狐仙神迹

（一）狐狸习性

狐狸是一种杂食性动物，而且从不挑食，有什么吃什么，“野兔、山鸡是它的佳肴；小鸟、田鼠是它的点心；连小鱼、青蛙都能充饥；蠕虫、昆虫也聊备于无；连死尸有不放过。”^③虽是肉食性动物，但是也吃植物性，如野果类食物。而且狐狸善于猎食，手段很多，或装疯卖傻、或独自表演、或二狐假打、会钻穴、会没

^①参见：王加华：《赐福与降灾：民众生活中的狐仙传说与狐仙信仰》，百脉泉，第九期，第 27 页，内部刊物。

^②老人们，在这里指老三哥庙里的三位狐仙，是当地人对狐仙的尊称。

^③参见：李寿菊《狐仙信仰与狐狸精故事》，台湾学生书局印行，第 6 页。

水、会诈死、会模仿各种动物的叫声等等。狐狸的猎食时间主要在黎明或薄暮，而且特别善于隐蔽，或隐藏洞穴中、或隐藏乱草里。

而狐狸的这些种种习性，是选择禹王台定居的依据，而禹王台原先的自然环境，也刚好适应狐狸的习性，并且可以发挥的淋漓尽致。首先，禹王台独特的高地地貌是最重要的。因为前面也提到，禹王台所在地貌是潍北平原，而且是众河流交汇处，在雨季，可谓是“十年九涝”。在周边全是水的情况下，作为周边二三十华里范围内唯一的高地地形，禹王台脱颖而出，自然成为狐狸优先选择的居住之地，大量狐狸出没其间也就不足为怪了。而且那时候禹王台的南边及西边没有房屋，全是一片片树林，禹王台上也是树木林立，杂草丛生，周围也没有院墙，正方便狐狸出入。而后来生产队时期用来存地瓜的洞也给狐狸的生存与繁殖提供了很大便利。狐狸们就在这些大洞里面挖小洞生存、繁殖，而且几乎天天有人去送吃的，台下水沟也是狐狸捕食的好地方。可想而知，那个时候禹王台所在的这个角落，人们即便在白天偶尔会经过，但到了晚上几乎是没有人。总之，这样的自然环境使得禹王台成为狐狸的乐园。

曾经禹王台上的确有大量的狐狸出没其间。据村中 50 岁以上的村民回忆，以前不论白天还是夜晚，经常可以在台上及台边的庄稼地里见到狐狸进进出出、成群结队的身影，而且很多人都见过狐仙吐“火蛋儿”的奇异景象。

“我想着十八九、十五六岁那个时候，到了阴历正月十五，狐仙有那个技能，台上的狐仙用鼻子喘出那个气啊，就是“火蛋儿”，就像火啊，一个蛋儿一个蛋儿的，火圈儿，历史上讲的有那么个技能，正月十五农村都看灯，他（狐仙）就来了，到台上，这不是迷信，这是文化。”^①

关于狐仙吐“火蛋儿”，村民们的解释是：

“都说是狐仙回来了，回老家来了，狐狸那个东西就是在那个时候繁殖啊，持续到过麦以后吧。六三年六四年最多，六四年发大水，上台顶上看，四周还都是灯，那东西（狐狸）吃蛤蟆，还捕老鼠，稀罕僻静的地儿。”^②

“他就来了，到台上，就跟开会似的，就这么个情况，正月十五他们一家

^① 讲述人：陈 BJ，男，76 岁，禹王台村村民；访谈人：赵容，访谈时间：2011 年 5 月 27 日；访谈地点：禹王台村村委会办公室。

^② 讲述人：陈 PH，男，65 岁，禹王台村村民；访谈人：吴美云，访谈时间：2011 年 5 月 27 日；访谈地点：禹王台村村委会办公室。

就跟过个团圆年似的。其他天来的都不齐，正月十五这天来的最齐。原来俺这是四个大门，有围墙，都在那看，奇好看，奇热闹。”^①

据村民回忆，在 1950 年左右就有很多狐狸，直到 1965 年左右仍然相当多，但是之后就不多见了。这主要是由于人口的逐渐增多，村子房屋布局向南，向西的扩建等等原因，整个禹王台四周已经被房屋包围起来，而且体积大为缩小，尤其植被不再是曾经的葱葱郁郁，而是零零星星。总之，禹王台越来越不适宜狐狸生存了，到现在几乎见不到狐狸了。

（二）真假狐仙

在禹王台村村民心中，并不是所有的狐狸都是狐仙。村民认为，真正的狐仙必须是野生的而非人工所饲养；雄性；毛发为红色，即俗谓“火狐狸”。而人们常见的雌性、毛发灰白的“草狐狸”则不被视为狐仙，人们伤害到它也不会受到任何报复或惩罚。而且，在其周边村落如台底村、黑埠子村都持有此种观点。而且在村民心中，视为狐仙的“火狐狸”具有神奇本领，正如上文提到的在晚上能看到众多狐狸围着台子口吐“火蛋儿”的神秘景象。很多村民都说自己的长辈有跟着能口吐“火蛋儿”的狐狸回家的经历，如

“我外祖父家是李家沿村，从这个庄到禹王台有 20 多公里。早先我外祖父家是个编席大户，每到秋后，都要套上车去禹王台北的洼里去拉苇子，拉回来垛成垛，压蔑子编席用。外祖父说，那时在台北的洼里，一早一晚，能经常见到他老人家（狐仙）。那时北洼里没有正经道，时常走迷了路。到了这时，你跪下求告他老人家把你领出去。过后不一会儿，就能看到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个灯笼，你快它也快，你慢它也慢，保持着一定距离，把你领到家门口，那盏灯笼也就消失了。我曾问外祖父是个什么样的灯笼？他说那是狐仙老爷千年修行炼成了含在嘴里的仙丹，也叫夜明珠，它吐出来顶在头上给你照亮。”^②

诸如此类的故事不胜枚举。而村民对于冯道长禹王台上养狐狸来冒充狐仙一事，很是不屑。面对我们外来者，冯道长大肆宣扬这些“狐仙”的神迹，如神出鬼没、遇狗无畏等，而且将香客与这些“狐仙”的相遇吹捧为难得一遇的缘分。

^① 讲述人：陈 BJ，男，76 岁，禹王台村村民；访谈人：赵容，访谈时间：2011 年 5 月 27 日；访谈地点：禹王台村村委会办公室。

^② 张宝辉：《狐仙传说的在地化表现——以鲁中寒亭禹王台为个案》，《百脉泉》第 9 期，第 19 页，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内部刊物，2011 年 7 月 20 日。

而村民却鄙夷地揭露道“那些胖成那样是什么狐仙啊，别听他胡说，都是养狐狸的人放生的。”果然，假的终究冒充不了真的，那些放生在台上的狐狸由于不适应“野生”环境而陆续死亡^①。

（三）狐仙印迹

虽然，近几年在禹王台上已经几乎见不到狐狸的身影了，但是仍然能够随处见到由狐狸挖掘的洞穴。只是这两年随着人口的增多、房屋布局的变化^②及禹王台的日益缩小与植被破坏，狐狸已几乎不见。但是与狐狸有关的印迹还是清晰可见的。首先是在禹王台的最底层的土壁上有两个狐仙洞，洞口高约两米，宽约一米多。洞内光线昏暗，可明显看到许多狐狸挖的小洞。洞口皆用砖头垒砌成大门的模样，洞内有“心诚则灵”或“有求必应”石刻，下放一石质的狐狸塑像。据村民言说，这些洞就是当年由人工挖掘、而非由狐狸挖掘而成^③。现在只有一个洞口^④开放，向里蜿蜒 20 多米。然后就是狐仙冢，位于第二层台面处。现在明显可见的狐仙冢共有三座，在以前则有很多。其中一座冢前立有一块高约 40 厘米的石碑，中书“胡赠鼎”，左右两侧分别为“侯镇村杨记立丁座”、“于公元贰零零捌年清明谷旦”。狐仙冢中埋葬的大多是被人误杀的狐狸，这些人在受到狐仙惩戒之后，为求解脱，于是许诺厚葬这些非命的狐狸而立下了狐仙冢。2011 年 3 月，为美观并腾出建庙用地，两座狐仙冢被迁到了老三哥庙左侧，连同 2010 年下半年放生后因不适应环境而死亡之家养狐狸的两具尸骸，形成了四座狐仙冢。有意思的是，迁移过来的两具狐狸尸骸还分别与放生后死亡的另两只狐狸合葬而结成阴亲，并分别立有“狐仙林良萍 胡清增夫妻之墓”与“狐仙胡赠鼎 林赠增之位”两块石碑。

^⑤

由以上内容可以看出，这里是先有禹王台，后有禹王庙，再有禹王村；有了

^① 2011 年 5 月 27 日中午，调查组曾在台上老三哥庙处见一白色狐狸。据村民访谈，这并非禹王台原生之狐狸，而是人工饲养者，于 2010 年下半年由寿光一信众团体放生于此。放生时共 22 只，后因不适应环境而大部分死掉了。

^② 如今禹王台的南边和西边都有密集的房屋，显然，禹王台整个已经被村子包围起来了。

^③ “这都是 58 年人工挖的，俺这一个片，那时候是一个小乡，全部都在这里盛地瓜种。当时挖了很多，还有一个竖井呢，里面那些小的才是狐狸挖的洞。原来不是四个就是五个。洞口里面那些小狐狸像是冯大师来了以后才弄的，原先里面什么也没有。”被访谈人：陈 YL；访谈人：王加华；访谈时间：2011 年 5 月 27 日下午；访谈地点：禹王台庙看门处。

^④ 里面弯弯曲曲，高低错落，乌黑一片，没有光直接无法行进，到深处一些拐角处有香客散落的供品。此洞除了虔诚者的神圣之地外，还成为年轻人及孩子们探险游玩的乐园。

^⑤ 参见：王加华：《赐福与降灾：民众生活中的狐仙传说与狐仙信仰》，《百脉泉》，第九期，第 27 页，内部刊物。

禹王，就有了狐仙，也就有了狐仙信仰。传说修建禹王台时的狐仙显灵以及跟随禹王而来的狐仙，这自然是人们的一种神圣追加。但是，禹王台的确有适宜狐狸大量生存与繁衍的自然环境，而且，历史上真实地有过成群结队、进进出出的狐狸，以及众多与狐仙有关的庙宇及种种印迹与记忆，再从村民把赶走捻军、日本鬼子及强盗土匪等功劳都归到狐仙的保佑上，到把狐狸偷鸡的罪过强行转移到黄鼠狼身上等等，这都营造出一种狐仙信仰的浓厚氛围，从而使禹王台成为当地狐仙信仰的中心与圣地。再加上附着在其上的大量有关狐仙的灵异传说又大大加强了此台的神秘气息，久而久之使之成为狐仙居住与民众崇拜的神圣之地。虽然自古以来禹王台上也有其他庙宇存在，乃至现在冯道长承包时期大量的引进外来神扰乱了以前的信仰秩序，但在本村乃至周边村民心目中，狐仙才是其中最为主要的神灵，也是一直以来最灵验的神灵。

小 结

刘铁梁曾提出，“从调查常规来看，不论是带着什么课题进入村落，总要首先对村落的人口、姓氏、耕地、作物、聚落格局、周围环境和历史变化等做基本的查询，这是因为这些基本材料不仅本身是农耕民俗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其他民俗事象的背景。”^①这段话，其实是在强调村落内部知识所具有的整体性特征，村落语境中的各种事象是相互联系着的，而对于民间信仰的生成与盛行也是因种种背景而起的。

禹王台村世代兴盛的狐仙信仰也是如此。一方面禹王台具备狐狸生存与繁衍的自然环境与条件，因而出现了大量狐狸在此定居。虽然村民的一句“禹王的老婆是狐仙，哪里有禹王，哪里就有狐仙”村落“常识性”的话语是对此种现象的诠释；另一方面由于本村所处自然环境而导致的水源不足及水质恶劣，从而引发对狐仙的崇拜，如求神水；以及真假狐仙的辨别、狐仙在天灾人祸之时对民众生活的救助等，我们从村民对村落文化的自我塑造与建构中看到了狐仙信仰的滋生。再者，禹王台上与狐仙有关的庙宇、狐仙洞及狐仙冢等，自然是对狐仙信仰的一种落到实处之举，及进行仪式的中心场所，这些都体现着对狐仙信仰的刺激与强

^① 刘铁梁：《村落——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第42页。

化。正是由于民众早已将狐仙信仰作为村落的标志性文化，因而对于当下禹王台信仰秩序被扰乱的现状，仍然一如既往坚守狐仙信仰，虔诚信奉狐仙。狐仙信仰可谓是在禹王台村自然与人文相互结合相互联系的生态环境中滋生并兴盛起来的。

第二章 狐仙信仰之神圣语境

信仰是传说形成的基础，有了信仰就会伴随传说、灵验故事的散布；传说是信仰的对照，又是信仰持续下去的促进力量，每一次的传说都是对信仰的一次强化。而上文提到的禹王台上的与狐仙相关的这些景观风物是与当地流传着的狐仙灵异传说是紧密相连的，正如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说：“传说的核心，必有纪念物。无论是楼台庙宇，寺社庵观，也无论是陵丘墓冢，宅门户院，总有个灵光的圣址、信仰的靶的，也可谓之传说的花坛发源的故地，成为一个中心。”^①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传说都是有一定的景观风物与之相对应的。当地并不仅仅是因为本村有适宜狐狸大量生存与繁衍的自然条件及大量与狐仙有关的景观风物而信仰狐仙，更是由于大量流传在当地街前巷尾、家喻户晓的有关狐仙的神奇灵异传说。在做田野调查时，绝大多数 30 岁以上的人几乎都能随口讲出几则狐仙灵异传说。这也是村民为了表现当地的狐仙信仰多么兴盛而首先表达的。而且，这些传说，通常都与某一真实事件或村中某一有名有姓的村民相联系，言说者言之凿凿，给人一种绝对真实、不得不信的感觉。正如柳田国男所说的那样：“倘若事情本身毫无根据，那么，无论怎样地巧施安排、记录、口述，也绝不会有任何人相信并随声附和。”^②那么通过这些流传广泛的狐仙灵异传说，我们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到禹王台狐仙如何介入民众的生活，从而探讨狐仙灵异传说如何影响民众的信仰。

第一节 狐仙传说类型

一、狐仙赐福型

（一）狐仙治病

根据村民传说，本村的狐仙叫林邦彩，因为在家排行老三，所以被大家称呼为“老三哥”。老三哥为人善良，经常替当地民众排忧解难，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治病救人。首先他可以施神水治百病。据村民讲六十年代的时候有很多当地

^① （日）柳田国男：《传说论》，连湘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 年，第 26 页。

^② （日）柳田国男：《传说论》，连湘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 年，第 61 页。

的或外来的人去求神水，排成长队，拿个瓶子盛上水摆在那里，那时候就没有庙了，就有个狐仙洞，跪下，磕头，祷告，说清楚是什么事，狐仙就会给放上药。

狐仙还会通过香头给人治病。

“我亲自经历的。那时还不到二十，十五六的时候，我的外甥来，漫那个台那里走，来到家以后啊，这个孩子连吐加拉，脸通红，很吓人。这么个情况，那时候我父亲懂得，他说你赶快上谁家问问他（香头）去吧。我就去了，去了他说不要紧，你回去吧，我给他说说，老三哥照顾照顾他。我回来就看到外甥好了。这是我亲身经历的。”^①

另外他还会主动前往家中为人治病。南孙小学副校长程秀梅的父亲在四五岁时突然得了一场重病，可以说已经死了。家里人将他放在一间关掉灯的屋子里，后来她的奶奶就看到一个像猫一样的东西进到了屋里，程秀梅的父亲也就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为了报答老三哥的恩情，奶奶就发愿年年去禹王台祭拜老三哥，并在自己去世时叮嘱家人一定要继续前去祭拜^②。

关于狐仙给人治病，还有一则最近刚发生的“灵验故事”：

据本村村民陈 SR 儿媳讲，虽然她未出嫁前在家听过狐仙，但是她并不怎么信狐仙，自从她嫁到禹王台村有了孩子后，有一天突然发现她孩子腋窝里长了一个并不大也不算小的疙瘩，于是她就带孩子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做个小手术把疙瘩切除就好了。可是等她回家后跟她婆婆一说，她婆婆就说：“这个还用着去医院了？我去求求台上老爷就是了。”于是她婆婆找到本村顶老三哥的香头给以指点，那香头经过一番“落功”后，说让她晚上回到家摆上桌子并点上三支烟供着就行了。于是，她回到家就照做了，到了第三天早上起床后，孩子的妈妈一看，那疙瘩竟然真的没有了，而且还能在原来的地方隐约能看见几个针脚。从此以后她就真的相信狐仙的灵验了。^③

这一则也是通过顶狐仙的香头给人看好了病，其实，在禹王台村，顶狐仙的

^① 讲述人：陈 YR，男，72 岁，禹王台村村民；访谈人：李生柱；时间：2011 年 5 月 28 日；地点：陈 YR 家门口。

^② 讲述人：程 XM，女，37 岁，高里镇南孙小学副校长；访谈人：王加华；访谈时间：2010 年 6 月 16 日；访谈地点：高里镇二戈官庄村委会。

^③ 讲述人：陈 SR 儿媳，29 岁；访谈人：吴美云；访谈时间：2012 年 2 月 13 日中午；访谈地点：陈 SR 儿媳家中。

香头不仅仅给人看病，还有“看事儿”^①等等，在民众信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关于香头，在后文将会具体探讨。

（二）赐人金银

赐人金银，助人发家致富，这是有关狐仙的最为广泛的传说之一。其中一个讲到：

家住禹王台北的陈兰房，全家对狐仙都极为信仰。有次他到禹王台玩，进到了狐仙洞里面，发现街道上有很多小孩在玩耍，于是他就同这些小孩玩了起来。玩着玩着有个白胡子老头出来告诉他说他娘正在找他。临走之前老头要送他一些礼物，就是拿根高粱秸挑两块砖头回家。他觉得一根高粱秸怎么能挑得动两块砖呢，就谢绝了。出来之后，他娘就问他手里拿的啥，一看原来是金条。这时他才明白，高粱秸是金条，砖头就是金砖啊。从此之后，陈兰房就办起了酒坊，日子过得非常红火，成为禹王台村乃至周边村落数一数二的大户^②。

在地方文献中也有此类故事的记载：

距禹王台不远有一村，村中有一户人家，夫妻俩到四十岁时生了一子，取名“宝宝”。但是，到了八、九岁了，这孩子仍不喜欢读书。一天又趁塾师不在逃出学馆，到了村外，看见了禹王台，并钻进了传说中的洞中一看究竟，果然见到一位白胡子爷爷，还有许多的孩子。于是他们就一起玩耍、一起读书，不知不觉玩了三天。这可急坏了家中的父母和塾师，谁知到第三天傍晚宝宝回来了，并跟大家详说了这三天发生的事，还说：“那个老爷爷怕家里人挂牵，叫我赶快来家。临走时老爷爷给我一条黄麻杆，拴上两个新砖，让我挑来家。我想，两个砖有什么用？再说一根麻杆怎么能擎得动？我只拿了条麻杆来家了，路上敲打着玩都被我摔断了。这不，只剩下这一小截。”大家一看，这哪是什么麻杆，明明就是金条。于是，他们为了感谢狐仙，就用这金条给狐仙修庙塑像，也就是现在的老三哥庙。这孩子自那以后刻苦读书，二十几岁便成为博学多能和知义明礼的年轻人。^③

^① “看事儿”是找香头查看一切与自己及家人生活、生命等相关的方方面面的事的统称。

^② 讲述人：陈 ST，男，65 岁，禹王台村原村长；访谈人：杨文文；时间：2010 年 6 月 17 日；地点：禹王台村村委会。

^③ 《寒亭民间文学集成 卷 1》，潍坊市寒亭区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室，1988 年 8 月，第 251 页。由于原文过长，此文是笔者根据原文概括而来。

这两则都是关于狐仙赐以金条金砖的传说，但是主人公最终只得到部分金条，村民的解释是由于福分不够而“担不得”。但又有不同之处，禹王台村中流传的主人公是村中人，且有名有姓，相比文献中记载的更显真实。但文献中的记载情节丰富，文学演绎成分比较多。其实，关于狐仙赏赐金银的传说文本还有很多，比较来看，它们是有一个母题的，就是“偶遇狐仙”——“玩耍”——“狐仙赏赐杆状与块状物体”——“主人公不以为然”——“主人公回家后发现是金银”。但是正如上则，大多数人起先不知道得到的是金银，所以最终到手的仅仅是一部分金银，甚至有的人根本一点儿也没拿到，总之，对于此种情况，均归因于自己福分不够。正是有了这类传说，老百姓更是期盼着哪天也能遇到狐仙，得到狐仙的赏赐，尤其是在那个年代基本上家家户户生活都不算宽裕，如果能得到狐仙的赏赐，哪怕一点点，也能改善许多。正是这样的传说在一定程度上点燃了贫苦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希望。

（三）借盘子借碗

另一个比较普遍的传说就是借盘子借碗。谁家遇到红白喜事，若盘子、碗不够用了，便可天黑时到禹王台前向狐仙跪拜求借，第二天清晨这些东西便摆在那里了，用完之后再如数送还即可。但是到后来有人只借不还，于是狐仙就不再出借了。

“来禹王台，那（村里人）结婚什么的，借盘子，就能借出来了。我在阳口的时候呢，有个张春堂啊，他的父亲就说他就来这个禹王台上借过锤子呢。也借了锤子，也借了盘子。后来，都不去还他哩，就不借了。光听传说，借的来，还的时候少几个，就不给借了。”^①

这种关于“借盘子借碗”的故事类型在地方文献中也有记载：

一般的人家家境贫寒，赶上喜白公事，杯盘碗盏之类的东西很少，不够用。这时就到禹王台顶老三哥庙上焚纸烧香叩拜。言称：老人家，你的小孙孙后天就要成婚了，咱们小户人家缺少些盘盘碗碗的，请您老人家帮个忙，借给一些。用完照数送回，后天早上我来取。还请您老人家去喝喜酒，照看着你的小孙孙成婚。言罢，将开列用具的纸条放在供桌上，到时候果然如数拿到了所需的东

^① 讲述人：陈 YR，男，72 岁，禹王台村村民；访谈人：李生柱；访谈时间：2011 年 5 月 28 日；访谈地点：陈 YR 家门口。

西。用完后再如数奉还。

有时候有人借了来，在回还时粗心了一点，拉下一样半样的；还有的人看到借来的杯盘非常好，人间少见，便把自己的几件抵换上，留下几件好的。这时夜间准会有个白胡长者托梦给：老乡们，你借的东西还没还完；你不该把好盘子留下。我也不容易。这是我到处借来的，我拿什么去还呢？以后再不要干这种事了。没还的几个我拿走了。醒事之后是一梦，掌灯看来。留下的不见了，自己抵换的都摆在桌上。

禹王台有一家大户，姓陈，当家的是一个老太婆。她生性火爆心地狠毒，少廉无耻，再加她家有钱有势，做事极为霸道。与人闹事不管有理无理，就骂上三天不绝口，甚至能连骂一个时辰句句不重样。于是人们送她个外号“寇老婆”。这年她的三儿结婚，她也学着别人的样子去庙上求告：老人家，家里的孩子成婚，咱家大业大亲朋多。缺三桌的盘碟，请您帮个忙。到时候她自然也借到了。富人的贺客中，不仅有做官为宦的，还有老爷少爷，也有青皮无赖。宴席间饮酒无度，大闹特闹，有两席桌翻盘碎，难以收场。可是送还时，“寇老婆”并没有向老三哥说明情况，赔礼道歉，打算如何赔偿，反倒命仆人把一些杂七杂八的盘碟和一些碎片片送到庙上了事。结果怎么样呢？新婚的儿子突然昏倒在地，象绵羊大憋气似的口吐白沫不止。醒来后拿棍棒把新娘打出了新房。当“寇老婆”到新房察看时，儿子抓起烛台打来，口中还骂着：“打死这个不知羞耻的东西。”不偏不倚，正中“寇老婆”的前额，打得鲜血直流。

第二天早晨，“寇老婆”留下的盘子一个也不见了，自己原有的盘子都变成看一堆碎瓷片，堆在客厅的桌面上。废片堆上覆盖着一张白纸，上书“报应”两个大黑字。

从此以后，任你是谁，再也借不出盘子来了。^①

这两则的不同之处也是在于前者有名有姓，但是情节简单，而文献中情节丰富，并塑造了一位“寇老婆”的形象，把后来人们借不到盘子的原因归于“寇老婆”身上，表现出普通民众对财大气粗者的讽刺。这也是村民为人处世之道的体现，“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是家喻户晓的规则，以及对“做人不能太自私”的讲

^①《寒亭民间文学集成 卷1》，潍坊市寒亭区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室，1988年8月，第255页。

究。狐仙的恩惠对整个村子来说是集体共享的，谁也不能做绝了以致断了别人享用恩惠的路子。

（四）其他护佑

狐仙是禹王台村的“保护神”，村民相信，只要不伤害它，那么它会一直护佑着村里的人。

“原先济南军区的在咱那个台子上竖了个大架子，这样一说有三十年多了，那时候我还没出嫁呢，总共竖了四个架子啊，部队的人在上边照来照去不知道做啥，很高往上爬，有人时挡着不让人爬，没人了就那样放着，他不就有人往上爬啊，磕着一些人，就俺庄里没磕着人。俺这边有孩儿上去从上面掉下来都没磕着。”

“再一个就是部队晚上来爬架子，在那下边趴着很多狐仙，部队里拿着枪打它，俺那老书记不让打，就说‘这个你不能打，你别拐（方言 guai，意思是碰）它，它就不拐你。你要是拐着它，它和你没完。’这不上去下来的从没磕着，每回上都见它。”^①

老三哥还可以为人指路。解放前，那些挑扁担出门做生意的人，经常会晚上回家时迷路。遇到这种情况，可跪下磕头拜求老三哥指引道路，然后便会在拜求者面前出现一盏红灯，只要跟着红灯便可安然到家，而一到家红灯也就随即消失了^②。

在战争时期，狐仙也会出现给人指路：

“解放潍坊时，毁灭性地（作战），他（主人公不明）没打着就躺下了，等起来一看，快天黑了，四下都是死尸虽然没打杀（方言，打死），也走不出战场，等明天一来搜索，还不知道怎么死来，就得快出去，哪知道东西南北啊，他就祷告老三哥：‘台上的老爷爷你救了我，你就把我救到底吧，你看没有个人活着，就我没打着啊，可是我不知东西南北了。你把我救到底吧！’前边有个灯，有灯就有人啊，去吧，走不走就那么远，怎么也撵不上啊，走走就没有了，一看那边发了明啊，哦，明天了，那是东啊，好了，上了台湾。他有仨儿

^① 讲述人：陈 XM，女，58 岁，禹王台村村民；访谈人：吴美云；访谈时间：2011 年 5 月 27 日；访谈地点：陈 XM 家门口。

^② 讲述人：陈 YL，男，72 岁，禹王台庙宇看门人；访谈人：杨文文；访谈时间：2010 年 6 月 17 日；访谈地点：禹王台前。

啊，小的得了病，哪里也看了，怎么也治不好。那再去求台上的老爷爷吧，‘老爷爷你把我救了，你看着孩子病了好几年了，哪里也去了，怎么也治不好。’就这说说就治好了。”^①

狐仙还可保佑科举高中，据传说清代潍县状元王寿鹏就是由狐仙保佑而科举得中的。禹王台的一个狐狸嫁给了五道庙的狐狸，进京赶考前王寿鹏的娘就到五道庙来祈愿，保佑孩子能考上，结果不仅考上了，还考了个头名状元。后来王寿鹏去还愿，并题写了对联：“千处祈祷千处应，一方水土一方灵”^②。直到如今，还是有很多学生跟着父母到禹王台上求老三哥保佑“金榜题名”。

从以上文本可以看出，狐仙是一个乐好行善、急人之所急的形象，包括治病、赐金赏银、借盘碗、指路、金榜题名等等，而这些正是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需求的。另外，有恩必报、诚实守信是狐仙与人交往所遵循的一条很重要的原则，这也是民众在求狐仙保佑时一定要强调“行好行善”、“心诚则灵”的根据，其实也是民众生活中人与人交往原则的信奉与渴求。

二、得罪报应型

狐仙并不总是救人危难、赐福送吉，若有人不尊重或得罪了他，他也会给予严厉的惩处与教训。

轻则附身折磨，如：

“在 64 年，大队东边有个村，蔡篮子村，那时候在那儿玩，六个男人抬个小棺材，有的说这个人好玩枪打了个狐狸，他对象就遭殃了（狐仙附身了），就说：‘你家的主使枪把俺孩子打死里，吃了俺的肉，喝了俺的汤，这不要紧，还把俺的骨头倒在了大街上把俺压碎了。’他就跪倒地上求饶，还把骨头拾起来装到小棺材里，找人抬着来台上埋了。”^③

这是说有人打死了狐仙，于是狐仙就附到他老婆身上折磨他们，直到他把狐仙尸骨安葬在禹王台上才罢休。现在在禹王台上看到的几个狐仙冢就是这样来的。

^① 讲述人：陈 FL，男，90 岁，禹王台村村民；访谈人：吴美云；时间：2011 年 5 月 27 日；地点：陈 FL 家中。

^② 讲述人：张 BH，男，56 岁，潍坊市寒亭区政协原文史委主任；访谈人：王加华；时间：2010 年 6 月 16 日；地点：高里镇二戈官庄村。

^③ 讲述人：陈 PH 侯，男，65 岁，禹王台村村民；访谈人：吴美云；时间：2011 年 5 月 27 日；地点：禹王台村村委会办公室。

再如稍严重的掀房揭瓦：

“很早这庄里有个人叫徐光启，他两口子过日子喂着鸡，关在鸡屋子里，晚上听见鸡吱呦吱呦地叫唤，是它（狐仙）没的吃了来偷鸡吃，他就出去看，正好那个狐仙还在鸡屋子里没出来，他就拿根棍子捣它，捣了捣吧，它把它的顶撑开了，就颠走了，他就把鸡拿到屋里，他俩就又睡了，实际上没睡着，就听见屋顶上怎么哗啦哗啦的，就出去看，是那个狐仙在扒屋顶，早时那屋顶不是瓦，是些草啊，一看给他退下两间来了，那时候信神吧，就起来烧香，朝着它磕头，它就不给他倒了，就走了。这是听老人们说的，看来这是个真事。到第二天才修屋，人家都知道了就问‘修屋做啥？’可他不好意思说啊。”^①

这是说狐仙到村民家里偷鸡，结果被打，于是狐仙大怒，就把他家的屋顶给扒开了报复他，直到他烧香磕头求狐仙，狐仙才饶过他。直到现在村民都说村里的鸡没有少的，就是因为狐仙在保佑。其实，这正说明人们对狐仙畏惧的一面，不敢说狐仙的坏话。

言语上冒犯了狐仙就会不得安定，若杀死了狐仙的子孙自然更是罪不可赦。在国家没有禁枪的年代，当地有很多人拿着猎枪打狐狸，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报应。

“得五几年啊。那时候（狐狸）多吧，有猎枪，不知道的打着它了，它就不算（方言，意思是饶）你了。别伤害它就啥事也没有啊。听说早一上有个玩猎枪的，后晌看着胡黑，没认出什么物来，就打它，鼓了炮台啊。”^②

“我听说有个人就打这个东西呢，把狐狸弄伤了。这个人打狐狸一枪，狐狸站起来，走走；他到那边又打它一枪，狐狸又站起来走走。他看到狐狸腿瘸了，就上去用枪托子把狐狸给捣死了。捣死以后，把皮扒下来给埋了。有一天，他看戏，有个兔子，他就想着打这个兔子，一开枪，火药喷到眼里去了，把他的眼给弄瞎了。晚上他疼的睡不着觉，后来他就哀求啊，老三哥，我怎么样怎么样，求你放过我吧，我不求你好利索，就让我不大疼就中。不大疼中。后来

^① 讲述人：陈 HH，男，57 岁，禹王台村村民；访谈人：吴美云；时间：2011 年 5 月 27 日；地点：禹王台村村委会办公室。

^② 讲述人：陈 SR，男，67 岁，禹王台村村民；访谈人：吴美云；时间：2011 年 5 月 28 日；地点：陈 SR 家门口。

眼就不大疼了，还是一个眼啊。”^①

“在 XX 庄，还有一个人耍枪，他经常过来，光打这个东西，有个槐树，狐狸在树下坐着说：你打死我啊，就打死你爷。这个人一听，说我就打你，咣的一声把狐仙打死了。他来家一看啊，他爷死了。”^②

“我在双阳退的休，原来在那里工作来。现在有个双阳镇。说是两个耍枪的，去打猎。有个皮子就给他说话，喊着他的名字：XX，你打两枪啊，打两枪啊。那个打枪的说，那打两枪啊。过去有个死孩子布衬，死了孩子的衣服。它拿了放在肚子上，说：来吧。他打一枪，看不见了，打不着它。到后来啊，这两个耍枪的就多个心眼，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等到皮子又说：来吧。用布捂着肚子上。这时，后面那个人“咣”的一枪，打死了。就是顾前顾不着后了。被后面的那个人打死了。到后来，他们又讲的吧，说是打枪的这个人死的时候，到处挣扎，自己把自己的牙掰下来了，满嘴是血。”^③

而距村民生活最近的、也是影响最深的一则报应型传说是：

“禹王台村的一个老村委书记，1975 年秋天在村里苗圃指使民兵连长用枪打死了一只狐狸，并与多人煮了吃了。结果在后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位老书记就瘫痪了，他的一个闺女长得奇俊，也突然变成哑巴（后来嫁到邻村，前几天还带着十几岁的儿子回娘家来了），民兵连长也得了肠癌很快去世。有个只喝了点汤的人，也被一匹马踢断了腿，而这匹马一直非常温顺，从未伤过任何一个人。”^④

从以上几则传说可以看出，用枪打狐仙的，最后不是伤到自己，就是害了家人。而最后一则是说几个人不仅打死了狐狸，还吃了狐狸肉，到最后不是残废，就是去世，是最惨烈的“现世报”传说。在这件事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日子里，人们都颇有心惊胆战之感，都不敢随意谈论这件事，直到近几年时隔已久之后才稍有放松^⑤。

^① 讲述人：陈 YR，男，72 岁，禹王台村村民；访谈人：李生柱；时间：2011 年 5 月 28 日；地点：陈 YR 家门口。

^② 讲述人：陈 YR，男，72 岁，禹王台村村民；访谈人：李生柱；时间：2011 年 5 月 28 日；地点：陈 YR 家门口。

^③ 同上

^④ 2010 年 5 月，笔者第一次去调查时，曾有多个人提到这个传说，但是无一例外都是压低了声音，表情严肃地说“这件事是真的，但这样跟你们说吧不大好，就是……”

^⑤ 讲述人：陈 ST，男，65 岁，禹王台村原村长；访谈人：杨文文；访谈时间：2011 年 6 月 17 日；访谈地点：

三、偶遇狐仙型

曾经在禹王台出现过大量的狐狸，人们在村前村后、村中街道或是村外田地里经常会见到大大小小狐狸的身影。那么，村中也不乏流传着大量“偶遇狐仙”的传说。

“有的时候吧，有人看到一个老头，骑着一个小黑毛驴，然后问他家里有多少人，当时你也不寻思是他，走了以后呢，才知道是老三哥。”^①

另外，狐仙通过一些与人类生活相似的行为与民众发生联系，典型的有狐仙请人接生。

“54、55年，我上高小的时候，我有个同学，出去这个村就是寿光，有个张家庄。我有个同学叫赵金成，俺俩是同桌，他的妈妈（奶奶）是接生员，那个时候就已经70来岁了。晚上就很少出门，就是咱这里的台上的狐仙请他来给他接生。以前生孩子的晚上的比较多，就去请他。她说我这个年纪了，又是晚上，又是在禹王台。他说不要紧，我给你个拐杖，就和走平路一样。你跟着我走就中。很平常地就来到了这里。就在这个老三哥庙后头，朝西北角有个洞，那时候就上了那里去了。一看有个大门，进去以后这边一个大门，那边一个大门。上了东边的那个门里去，一个孕妇坐在炕上，她给她接生，一胎生了六个，都带着小尾巴。她就寻思着是到这里来了，但是呢人家一点也不害怕。接生完了以后人家又把她送回去。隔了三五天，就是我这个同学，我这个同桌同学，捎了些红皮蛋去，俺上午在那里住校吃饭，在寿光赵家信阳（音）上学。俺俩同桌吧，伙房里溜出来以后，我还吃了两个。以前人家这个农户到了夏天在院里安上小桌子吃饭，早上起来一个这个桌子上堆着三箩红皮鸡蛋。在门口的墙上砸了个概，上面还挂着一刀肉，标准一刀肉就是十斤。就是这里去答谢她。这是个真事，这个是一点也不假。有一次我来到这里以后，他那个村有来上香的，我还没问的，人家就说奇灵啊，俺那里有个老接生的，来这里接生来。他一说，我就说你不用说了，她的孙子和我同学来，我还吃红皮蛋来。”^②

禹王台上禹王庙。

① 讲述人：陈 YR，男，72 岁，禹王台村村民；访谈人：李生柱；时间：2011 年 5 月 28 日；地点：陈 YR 家门口。

② 讲述人：陈 YL，男，73 岁，禹王台村村民，也是庙宇看门人；访谈人：王加华；时间：2011 年 5 月 27 日；地点：禹王台庙宇看管处。

还有狐仙结婚找人吹奏喇叭:

“这天有个人来找这个会吹喇叭的,说你给俺去吹吧,傍黑去。傍黑了,他就去了,用很长的那个喇叭,呜呜的吹,很响。刚结婚了吧,有很多蜡烛,他往屋里一看,有人在包水饺,拿着尾巴扫桌上的面。这个人一寻思,不对,这是在禹王台上啊。他就吓得呜呜大吹喇叭,这一吹呢,蜡烛也灭了,什么也没有了。他就回去了。过来几天啊,有人来给他付钱,说多少钱啊,多少钱啊,那就是说啥吧,皮仙结婚,去找这个吹喇叭的。”^①

还有狐仙找人干木匠活:

“听人传说,有个人是三官庙的,他去肖家营,去干木匠活,从台这里过,看到明堂的蜡烛,一个很大的高低门,这时出来一个白胡子老头让他上去,做一个门 dayinzi,就是门槛。木匠呢就使个铧,干了一会他就走了,没干完,想着第二天再来。他寻思着不行,那么大的高低门,那么多的人,不会是禹王台老三哥那儿吧。从回去上去一看,原来台上有个小枣树嘛,那个树杈子被砍掉了。这是真实传说的,有真人,不会撒谎。”^②

还有狐仙醉酒:

“在哪里,在北边吧,我是听人说的,也是这个东西,它吧,喝醉了酒,过秋天,不走了。有个老孩呢,就叫醒它,你快起来吧。它就起来了,醒了醒酒,就走了。走了以后,它就变成个老人去找这个老孩喝酒去。等这个老孩死了以后,它还变成老头去他家里送钱去。”^③

从偶遇狐仙类型中可以看到,人们随时随地都有遇到狐仙的可能,一是,狐仙就生活在禹王台;二是,狐仙过着跟普通民众相差无几的生活,而且也有与人交往的需要;三是,民众有着与狐仙相遇的渴望。

第二节 狐仙与民众生活

传说反映的是人们的一种对自然的心态,中国传统农民的心态无非包括对平

^①讲述人:陈 YR,男,72岁,禹王台村村民;访谈人:李生柱;时间:2011年5月28日;地点:陈 YR 家门口。

^②同上。

^③同上。

安幸福、安定祥和、衣食无忧、钱粮不缺、无病无灾、事事顺心、万事如意等等的期盼。无论是自然生态原因所致，还是人文生态原因所致，在面临人生中种种境遇时，人们有着遇事有贵人相助，遇灾有神人破解等等美好愿望。而且，为人处世有极强的功利心态，崇尚“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也就是爱憎分明。而传说正是反映的是人们的一种对自然世界与人文世界二者关系的想象，并对其怀有一种期盼心态，不仅透视着人与大自然如何相处，更是折射出人与人应该如何相处。那么，从禹王台村的狐仙传说类型中正能看到传统农民的种种心态。

古谚云：“无狐魅，不成村。”狐自远古以来就与人相生相伴，活在人世，与人结下了不解之缘。狐成精，成仙后，不仅有了神通，而且也有了人性，有着人一样的智慧和情感。人与狐联系密切，有事务纠葛，有恩恩怨怨。它们有着跟人一样的品质，如知恩图报，惩罚邪恶，睚眦必报，遵循地方保护主义等等。同时，它们的神通充满着两面性：既能赐福于人，满足人们的诸多愿望；也能降灾施恶、魅惑于人，对人施加严厉的惩罚。因而，它们介入民众生活的主要活动就是报恩、报怨。

一、狐仙报恩

有恩必报是狐仙与人交往所遵循的一条很重要的原则。像前文提到的狐仙找人接生之后给人以丰厚的物质回报，有鸡蛋，有肉，这正是普通老百姓所需要的。再如，本村村民陈 SJ 讲，她丈夫曾经有一次出差开车从台后边经过，看见一只狐狸从洞里掉到地上，于是就把它重新放回洞里。由于早上起得早，在途中犯困，结果撞到桥上，但是车身挂在桥上没有掉下去，人也没有受伤，这就是狐仙在报恩救了她丈夫。前面还提到过在战乱年代，不管是捻军来袭，还是日本鬼子进村，在民众的记忆中，都是狐仙在保护着人们。

其实，狐仙在当地就是地方保护神的角色，一直护佑着该地老百姓的平安。而且本村村民把人们的安居乐业、本村的鸡从来不少、本村的孩子到台上玩耍从来伤不着等等都归为狐仙的护佑，这一系列都是狐仙信仰的连锁反应。有病了，求狐仙治愈；婚后无子，期盼狐仙降子；迷路了，狐仙来指路；遇恶人，狐仙来惩治；外出，祈祷狐仙保佑平安；贫穷了，期待狐仙赐金银；甚至缺盘碗等家用

品，狐仙都外借；连金榜题名，官职升迁，狐仙通通都管……也正是因此，人们无论遇到什么事情还是会去求狐仙保佑，狐仙完全成了当地“万能神”的化身，也就是“无所不求”、“无所不灵”。这些正是传统农民心态的反映。而这一切所得，人们认为只需尊敬狐仙即可，甚至不在乎供养的多少。这正是民间祭祀中普遍存在的“所持者狭，所欲者奢”^①的心态。

正如上文所言，狐仙为人们做的这一切，只需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人们必须不伤害它，还得供奉着它。只要这样，狐仙便会时时事事保佑着人们。这正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应该和谐共处的心态。只有这样，彼此才能安定，并能从对方之处获得“福利”，从而达到一种“共赢”的状态。人们不伤害狐仙，狐仙便护佑人们的平安，满足人们的愿望，改变人们的命运。对于民众而言，在瞬息万变、风险随时来临的社会中，有许许多多的不稳定因素，人们在无能为力、渴望改变命运的时候，求助于“万能神”狐仙也许是明智之举，毕竟在那种情境下，它能安抚人心，并给人以继续生活下去的希望，只要希望还在，一切就有可能成功。

二、狐仙抱怨

狐仙的性格是恩怨分明，有恩报恩，有怨报怨，睚眦必报。人们若是得罪了狐仙，那么，正如前文提到的，狐仙会采取或是附身作祟，或是上房掀瓦，或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等等方式进行报复，严重的甚至危及生命。

正如上文提到的最惨烈的“现世报”传说，在其他村民丝毫不敢冒犯狐仙，更不敢打死狐仙并吃其肉的情况下，他们六个人却打死了狐仙，他们不信邪，以为会没事，可是时隔几年后，其中六个人中有五个人相继发生事故，或害病致死，或伤残，或家境败落。最后只剩当时的一位当事人还活在世上，据村民解释，他之所以还在世，是因为当时他没有吃狐狸肉，而是把肉拿回家给女儿吃了，结果狐仙报应在他女儿身上，他女儿原本好好的却突然成了哑巴，至今仍不能说话。总之他们六个人参与狐仙事件的最终没一个是好好的。想必，这一则狐仙抱怨的故事对村民们印象最深刻，影响也最剧烈。像这样的狐仙抱怨传说类型在民众生活中传播着，还有人敢去得罪狐仙吗？

^① 齐涛：《中国民俗史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第7页。

此种传说类型正是体现传统农民有仇必报的心态，但深层次里更是对人与自然、人与人理应和谐相处原则的强调。否则，无论对谁都没什么好处。

当然，狐仙介入民众生活除了报恩与抱怨，还有一部分是民众偶遇狐仙，而且大多数是当时不知道是狐仙，过后离开了才意识到。如前文传说类型中提到的狐仙结婚找人给吹喇叭奏乐；或者狐仙找人做木匠活，当天没干完，回去了，到第二天又去时，却发现，他干活的地方正是在禹王台上；还有人见到一个小老头骑着毛驴，就跟他说话，后来才意识到那是狐仙变的；以及狐仙变成老头找人陪他喝茶、与人交友等等，诸如此类的还有很多，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这种类型体现了民众对于狐仙就生活在人们身边的想象，谁都有可能随时遇到狐仙，谁都有受惠于狐仙的可能，这给平乏无味的日常生活增添了些许激情与乐趣。

小 结

传说不仅仅是书面上的文本，更是一种运行在现实中的文化。当村民在村里看到成群结队、进进出出的狐狸，听到这些绘声绘色的传说，不管是历史久远的，还是发生在当下的，都为当地的狐仙信仰营造了一种神秘的语境氛围。正如纳钦所说“口头叙事并非单纯地反映了事物、风物或历史，而是建构和调适了村落传统；并非仅仅作为文本在平面传播，而是作为文化在立体运行，从而与村落传统形成了一种互动的完整的社会性传承。”^①这些关于狐仙的灵验传说就是在建构与调适着村落传统。

对于赐福报恩型的，老百姓会期望狐仙哪天也降福于自己，为了自己的利益会更加虔诚地信奉狐仙。在禹王台村，确实是这样的，他们不管遇到什么事，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求狐仙保佑，比如遇上什么病了，可能会去医院，但是与此同时，肯定会去给狐仙敬香上供，或是家里遇上什么难事了，肯定也会付诸个人主观努力去解决，但是必定也去求助于狐仙给以保佑等等；而对于得罪抱怨型的，老百姓会唯恐哪天做的不好而得罪到狐仙，担心将会受到惩罚，那么他将会更加慎言慎行，小心供奉。尤其是当事人或是言语上冒犯了狐仙、或是行为上触犯了狐仙，都受到了狐仙的严重惩治与报应，这凸显了狐仙的恩怨分明、有仇必报、“人不犯

^①纳钦：《口头叙事与村落传统》，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3页。

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性格。对于身边发生的此类活生生血淋淋的故事，听了让人心惊胆颤，哪个还敢做伤害狐仙的事呢？恐怕会比以前更加虔诚供奉，更加慎言慎行，唯恐稍有怠慢会招来横祸。而且，对于哪家又发生类似不幸的事，村民极大可能会与狐仙报应联系起来，从而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这样“不幸的事”与“狐仙报应”二者之间就在无形中存在着一种因果逻辑关系。而且，渐渐地，在生活中每每发生一些或好的、或不好的，尤其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人们总会首先想到“狐仙显灵”。在这样一个浓浓的狐仙信仰氛围之下，人们也更愿意用狐仙显灵来诠释任何事。同时，与狐仙相处的种种原则也成为人与人交往的原则，无形中规约着人们的行为。也可以这么说，在禹王台村作访谈中，给人的感觉是，一年 365 天，狐仙时刻存在于他们心中，时刻警醒着他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总而言之，这些狐仙灵异传说是村民对本村信仰的记忆和阐释，并在流传中对村民的日常生活与心灵世界进行建构和调试，进而形成一种互动的社会性传承。

第三章 狐仙信仰之神圣时间

本章主要写狐仙信仰的神圣时间，包括神圣的神圣与日常的神圣两个角度，其中神圣的神圣是指庙会，正如岳永逸在《乡村庙会的政治学：对华北范庄龙牌会的研究及对“民俗”认知的反思》一文中的观点：“本文的乡村庙会不是专指乡村市集或者说庙集，而是有着代表神灵的塑像、画像等圣画像，供桌、祭品等在内的庙宇或神棚等特定空间，有着组织和信众，有着许愿还愿、敬拜、求乞、唱诵等用言语和行为表述、进行的，与神灵沟通、交易、互惠的信仰实践；并以之为核心、源点，有着香烟、鼓声、纸、焰火等象征符号，集多种娱乐以及市集交易于一体，一年一度定期举行的地方群体性庆典。”本文的庙会涵义正是参照上述观点。

一年之中，禹王台村村民通过多个特殊时段将狐仙信仰落到实处，主要的是三次庙会，分别是农历的三月三、九月九以及正月十六，其中以正月十六最为盛大，以及其他时间，如每月的初一和十五。

第一节 村落节日节奏

一、春节

（一）小年（腊月二十三）

禹王台村从小年这天开始进入忙年的准备阶段，但对此节并不重视，仅仅是在这天吃顿饺子而已，也并没有扫屋^①等习俗，年节前的氛围比较淡薄。以前在这一天要把灶神送回天界，称为“辞灶”或者“送灶”，灶王是一家之主，也给灶王扎纸马，准备糖瓜，将这些东西和灶王像一起烧掉，让他能够“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然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村民都搬了新居，便不太愿意贴灶王像了。

“现在都搬了新屋子，都不怎么贴灶王了，贴了也看不见，不像以前贴上对子、过门钱，灶王在中间都能看见，就都不愿意贴了，我来这二十年了都没

^① “对小年不重视，有空的愿意拾掇就拾掇。”讲述人：陈XM，女，56岁，禹王台村村民；访谈人：赵容；访谈时间：2011年5月28日上午；访谈地点：禹王台村村委会。

贴”。^①

言语中可见，贴灶王像更多是出于一种传统习惯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信仰，至于灶王爷会不会上天替自家言好事也没那么在乎了。

（二）除夕

除夕这天下午要贴对子、过门钱和灶王像。过去还贴门神，贴门神时嘴中还念叨“大鬼小鬼别进来”，民众认为门神是可以将一切妖魔鬼怪阻挡于门外的，从而护佑家中平安。

这天下午，还有三件重要的事，就是给祖先上坟、挂家堂轴子和到禹王台烧香。祭祖是家族中一个分支的小家族祭祖仪式，只是这个小家族中的兄弟几个去。

“男的去上。就是三十的下午去上坟。一般祭祖吧，就是孩子们去，弟兄几个搁伙一起去。带着纸、香、水饺、过年炸的鱼啊、肉啊什么的，带着鞭炮。”

②

挂家堂轴子是整个大家族的后辈通过各个小家族上坟的形式请过世的整个大家族的“老爷老妈”回家过年的仪式，也就是上坟回来后也就把老辈们请回来了，于是挂上家堂轴子，并摆上供品，还要磕头。一个大家族中的小家庭轮流挂，今年在这一家，明年就轮到那一家。但是现在挂家堂的很少了，也不磕头了，

而禹王台的妇女大多在这天下午到禹王台烧香，带着供品，还有纸叠的元宝。

“就是求求他们保佑发财啊，日子过的顺利啊这些。”^③

受新时代的文化影响，看春节晚会成为了一种新的年节习俗，一家人一起看完春晚之后再继续进行过年的一些仪式，禹王台村的陈FY老人讲述到：

“现在都看春节晚会，看完那个就接着过年了，放炮仗、下饺子、一般都是傍明天儿起来，摆上桌子，弄上供养，又烧香又磕头。”

而与现在相比，解放前过年的仪式似乎更隆重些，

“我想着在解放前的时候，上集上去，有纸扎的猪、羊，有时候买上一个猪一个羊，有时候买上一对猪一对羊，过年的时候烧了，意思就是祭品似的，

^① 讲述人：陈XM，女，58岁，禹王台村村民；访谈人：赵容；访谈时间：2011年5月28日上午；访谈地点：禹王台村村委会。

^② 讲述人：陈HQ，男，57岁，禹王台村村民；访谈人：杨文文；访谈时间：2010年6月17日上午；访谈地点：禹王台村村委会

^③ 同上

有大户家族，过年时不说弄上活猪、活羊，弄上烧鸡、猪肉摆上当祭品，有时弄个猪头。”^①

过去的大户人家对供品比较注重，现在普通百姓过年的时候供养鱼、肉、糖（甜甜蜜蜜）、芹菜（取勤来财之意）、馒头等，供品大多有一种美好的寓意，同时供品也因各自的家庭条件而异。

（三）年初一到初五

初一早上吃了水饺就去串门拜年。用当地的话说是一个家族里的“搁伙着去磕头”。

“进去有爷爷就问‘爷爷过年好’，有妈妈（奶奶）的叫‘妈妈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谁磕啊，上去就得四五十人啊，一个家族五服以内的，这里上了屋里去，那里还在院子里呢。就是拜年啊。”^②

拜年特别凸显了家族的概念，一个家族中的子孙都要集体行动，人再多也不能分开。

初二是走老娘家的日子，初三是走丈人家的日子，夫妻俩要去丈人家拜年，初四、初五是走姑家、姨家的日子。这几日的主要活动就是走亲戚，但是也可以看出，走亲戚的时间顺序和亲属关系的亲疏程度是相关联的，这种先后顺序是不能被打乱的。

（四）正月十五

元宵节，村民会吃点元宵和水饺，村里有扭秧歌的活动，过去还有舞龙的，由于该村距离潍坊较近，很多人都去市里看。但村民更加注重的却是这天的庙会，家家户户都要到禹王台上烧香拜老三哥，发喜钱、烧送元宝和黄裱纸，给老三哥送点水饺。

（五）正月十六

这天可谓是禹王台村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禹王台庙会一般持续三天，即正月十四、十五、十六，而以正月十六这天的正会最为隆重，村里的民众大多不在此日赶会，因为他们还有更艰巨的任务在身，即张罗招待来自四面八方的来赶禹

^① 讲述人：陈FY，男，82岁，禹王台村村民；访谈人：李生柱，赵容；访谈时间：2011年5月27日下午；访谈地点：陈FY家中。

^② 同上。

王台庙会的亲朋好友。近些年来随着禹王台庙会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外地的香客也越来越多,车根本进不来,只能停在公路上,前几年还要靠派出所的警察来维持秩序,其热闹场面可见一斑。

“村里人有去看车的,看一辆车十几、二十几块,好车要十五、二十块,不像样的车起码要十块,看一上午,到下午烧香的就都走了。”^①

也有一部分村民趁此机会帮外地人看车从中谋利。由于十四、十五、十六这三天人太拥挤,所以节期也提前很多,过了初十就陆续有人来烧香了。过了正月十六标志着年节的结束,人们告别了旧岁又要开始新一年的劳作。

二、二月二

二月二是土地爷的生日,这天吃糖豆,把豆子晒的半干炒着吃,也会包饺子、放鞭炮,在家里发喜钱。旧时在此日和正月二十五打囤,围着房屋撒灰,二十五是填仓日,现在已经无此习俗。此外,该村不像其他地区有一些禁忌或讲究,如做针线活儿或理发,很少有关于“龙抬头”的讲究和说法。旧时二月二还是媳妇回婆家的日子,有句民谚如是说“二兄弟,牵上咱的二叫驴到二官庄叫你二嫂过二月二”,说的就是在二月二这天哥哥叫弟弟去接女方回婆家,由语句中多个“二”来打趣和强调这一节日的活动内容。据陈发源老人讲述说:

“我结婚那个时候还有这个制度,什么时候回娘家是一定的,过去媳妇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都是一定的,二月二、三月三、六月六都是,不像现在似的结了婚就一直在婆家,这是封建礼教,媳妇不能成天住在婆家,现在不结婚都住在婆家了。”^②

旧时媳妇回婆家和娘家都有一定的时间规定,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类习俗也早已发生了改变,习俗的不断更迭又产生了新的习俗。

三、三月三

三月三是过神仙的日子,村民认为各路神仙都从禹王台过,因此都要到禹王台上去烧香,发喜钱,拜各路神仙。同时,这天还是去祭祖上坟的日子。旧时此日也是媳妇回婆家的日子,有“新媳妇不过三月三,进门口就哭了天”的说法。

^① 讲述人:陈FY,男,82岁,禹王台村村民;访谈人:李生柱,赵容;访谈时间:2011年5月27日下午;访谈地点:陈FY家中。

^② 同上。

四、寒食

寒食一共过三天，第一天叫“一百五”，第二天叫“大寒食”，第三天叫“清明”，清明这天不上坟，而是在清明的前一天即大寒食这天上坟祭祖。

五、端午节

端午作为中国的传统节日之一，对当地的生活影响很小，据陈 XM 讲述，她在当地生活了五十多年都没有过端午的传统，不像其他地区插艾、包粽子、赛龙舟那般热闹，但也有些人家会买些粽子吃。

六、六月六

这天也是祭祖上坟的日子，

“过去六月六不上坟，以前光三月三、十月一上坟，六月六上坟是最近的事，解放前还没有，文化大革命以后才兴起的”。^①

此外还是旧时媳妇回婆家的日子。据说六月六是近二三十年新兴起来的节日，此节时至今日仍然在过，但与旧时所不同的是，现在都是女方在订婚后未结婚前，婆婆要买上礼品去看望未过门的媳妇，

“现在还兴这个，大西瓜至少买四个，买俩都不像样，小的也不像样，没结婚六月六就看媳妇”，^②“现在一般都过六月六，不光买西瓜，还得买衣裳，褂子、裤子得买上两件送去，现在订婚都赶紧结婚，要不一年好几季都得去看，过去订了婚十了年不结婚，现在不行，你不去看不行，去看就得拿东西”。^③

可见，婆婆要带厚礼去看媳妇，为了省钱，订婚后都要尽快结婚，从而可以减少去看媳妇的花销。当问及此节兴起的原因时，说是因为当时娶媳妇难，具体原因不详。有句民谚说“媳妇不过六月六，死她婆婆的连心肉”，连心肉即为婆婆的儿子，如此，还有哪个婆婆敢不去看望这准儿媳呢？

七、七月二十二

七月二十二日是财神爷的生日，过得很是隆重。这一天村民会包饺子、放鞭炮、发喜钱，在家里摆上供品，比如鸡、鱼、点心、水果等，供品要摆单数，早晚都有过的，商人对此节尤其重视。据说此节也不是自古就有的，是近十几年才出现，

^① 讲述人：陈 FY，男，82 岁，禹王台村村民；访谈人：李生柱，赵容；访谈时间：2011 年 5 月 27 日下午；访谈地点：陈 FY 家中。

^② 同上。

^③ 同上。

“七月二十二是拜财神的节，早些时候也没有这个节，这个节兴了有二十年吧，农村兴的晚，城市兴的早，都请财神嘛”。^①

村民认为此节是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发财都有了迫切的需要，农村也借鉴城市拜神求财。

八、八月十五

中秋节，虽然在中国传统节日中是个比较大的节日，但是在禹王台村也没有显现应有的隆重。村民仅仅用几个简单的词来概括今天的节日活动：包饺子、吃月饼、走亲戚。

九、九月九

九月九也是禹王台的庙会，历史也并不短，但是由于农忙，来赶会的人比较少，年轻人都忙着在外打工，都是留在村里的老人去台上烧香，三月三亦如此。

十、十月一

十月一，也是一年中必不可少的上坟的日子。除了上坟之外，没有其他特别的节俗活动。

其中，关于正月十六、三月三、九月九庙会的情况在后文将会详细描述与讨论。

从以上节日流程来看以及从整个访谈过程能很感受到，很明显，与上坟、祭祖、拜神等节日相比，禹王台村村民对所有的传统节日并不重视，如二月二、端午节、中秋节、腊八节、小年等等都不怎么过。当然，春节，与其他传统节日相比略重一些，但其中还是因为春节中有上坟、祭祖、请家堂、拜神等仪式在内而显得隆重。当地重视的是上坟、祭祖、拜神的日子，比如正月十六大庙会、清明、三月三、六月六^②、九月九、十月一等等，其中，人们对正月十六大庙会的激动程度似乎远远超过春节。还有近十几年刚兴起来的财神爷的生日七月二十二比较旺盛。

“咱这过节简单，一过节就是包个水饺，别的没有，除了过年，咱这的节

^① 讲述人：陈 YR 妻，女，70 岁，禹王台村村民；访谈人：赵容；访谈时间：2011 年 5 月 28 日下午；访谈地点：陈 YR 家中。

^② 关于三月三，旧时有个说法，“新媳妇不过三月三，进门口就哭了天”；关于六月六，旧时说“新媳妇不过六月六，死她婆婆连心肉”。都是指如果准儿媳不过这两个节日，婆婆的儿子就会有不测。现在这两个节日主要是进庙上香及上坟祭祖。

日不隆重，就是这么个风俗。咱这就是发喜钱儿、拜神隆重”^①

正如村民一致反映的当地“过节简单，拜神隆重”，禹王台村包括春节在内，清明、六月六、十月一都是各家各户上坟祭祖的日子；三月三、九月九、正月十六是庙会的日子，各家各户进庙拜神上香、上供、发纸钱儿，而此时正是村民对狐仙供奉最为集中、隆重的日子；七月二十二是财神爷的生日，自然是拜财神爷，祈求发财。也就是说，禹王台村村民对像春节、中秋节等这种蕴含纯人伦的节俗不甚关注，而对于祭祖、拜神之类却关注的多。究其原因不难，本村几乎家家户户兴盛信奉狐仙，狐仙是神的代表，财神也是神，而自家祖先又是另一种神，可以说，凡是与神有关的，村民们都很关注。总之，对待一年中的节日，他们是不一样的关怀，或许这不是一个单独个例，在其他地区也许也存在此种现象，但是在这里的情况的确是看到的这样。

第二节 神圣的神圣

一、庙会概况

前文已提到，禹王台村一年中有三次庙会，分别是正月十六、三月三和九月九，其中以正月十六庙会最为隆重。这三次庙会都是以禹王台这一神圣空间为核心展开进行的，所以还会涉及禹王、仙姑等等其他神灵，但是本村村民还是以狐仙信仰为核心，他们来此直奔老三哥庙即为明证。

“俺这里老爷（音平声）庙最灵，都信啊，都是先来这里烧香，其他的去也行，不去也行。”^②

这三个庙会历史都非常悠久，并一直延续至今，即使是“文革”时期也未曾完全间断。1938年日本人侵占之前，禹王台庙会非常兴盛，尤其正月十六庙会，人们大多提前几天就会来，到正月十六这天人数最多。辐射地域范围，除了禹王台村及其周边附近村落之外，还有潍坊、寿光、昌邑，甚至远至青岛、威海、烟台等地。人们点香烧纸、磕头敬拜，并给老三哥加袍穿鞋，此外还要搭台唱戏、

^① 讲述人：陈XM，女，58岁，禹王台村村民；访谈人：赵容；访谈时间：2011年5月28日上午；访谈地点：禹王台村村委。

^② 讲述人：禹王台村一妇女，60多岁；访谈人：吴美云；访谈时间：2012年2月7日；访谈地点：老三哥庙前。

玩龙灯、扭秧歌等，既娱神亦娱人。另外，兴盛的庙会也吸引了大量商贩前来，届时禹王台周边百货云集，有牲口市、木货市、玩具市、农具市、食品市，等等。这天，禹王台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客人来访，多的人家会坐“好几桌”，主家反而没时间前去赶会，所以本村村民往往提前几天抽空去赶会。

1938年之后，随着日本人的进驻及庙宇的被焚毁，庙会开始呈衰落之势，境况已大不如前。抗战胜利之后，禹王台庙会又逐渐走向繁盛，虽然庙宇未被重修起来。一直到解放后的“文革”时期，受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庙会活动大为衰落，虽然也有一些民众偷偷前来烧香敬拜，但人数已大为减少，在地域范围上也仅限于周边地区，往日繁荣的庙市交易更是不见踪影。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①。此后庙会活动又逐渐恢复，但一直到1992年，随着大禹殿、老三哥庙及仙姑庙的重建，禹王台庙会才又渐趋兴盛，但与抗日战争之前的全盛时期相比，已有很大不及。一是所来人数相对减少；二在辐射地域范围上仅限于禹王台周边区域，虽然也有一些来自潍坊、寿光、昌邑的香客；三是庙市大为缩小，贩卖的物品不再分区，牲口、农具、木货等逐渐退出，取而代之的是孩子们的玩具、烟花爆竹和各种饼干点心等。尤其是近两、三年来，庙会活动更显兴盛。后文将以2012年正月十六庙会为例展现禹王台庙会之盛况。

而相对正月十六庙会而言，三月三和九月九庙会来的香客较少，大多是本村的或附近村落的。三月三是在庙宇被重建起来之后才兴起来的，是当地过神仙的日子，村民认为各路神仙都会从禹王台经过，因此都要去禹王台烧香，发喜钱，拜各路神仙。而九月九庙会正值农忙时节，很多人也忙着在外打工，大多都是留在村里的老年人去台上烧香。而且这两次庙会除了进行香火活动外，并没有集市贸易。

来赶庙会的香客以前以妇女、尤其是中老年妇女为主，尤其是三月三与九月九庙会，所来者几乎全为妇女。但是近几年，相比之下，正月十六庙会的人员构成要复杂一些。由于正值新年期间，也会有大量青年男性、学生及一些中老年男性，甚至很多会走的几岁的小孩子等参与其中，他们有一些是观光性质，但是不乏有很多中青年男性也成为香客的主力军，或独自，或带着老婆、孩子，直接参

^①据村中老者说庙会：“解放前就兴盛，就是生活困难的那几年没的吃没的用的不太兴盛，还有文化大革命，反四旧那个时候差点，改革开放以后群众生活好了越来越兴盛。”

与香火活动。总之从正月十六庙会看来，除了不会走的孩子外，什么年龄阶段的人也有。由于当地对狐仙的极度崇信，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传统，即人们通常总是在正月十六庙会结束后才会外出打工、干活等。人们觉得只有过完正月十六庙会了才算真正过完年，尤其在庙会上进行一些列的供养、发喜钱儿、磕头、祷告等信仰仪式之后，方觉得内心会踏实无比，才会坚信在新的一年里全家人都会平安健康、万事如意。之后，就会放心、从容地去做该做的事了。香客们，不管是禹王台村的，还是其他来者，来到庙会不一定都要许愿，大多是泛泛地烧香、发喜钱儿的同时泛泛地祈求保佑家人平安、事事顺利、风调雨顺等等，当然，也有带着专门愿望来的。其他香客也许不一定拜的第一个神仙是老三哥，但是对于禹王台村村民来说，第一个拜的神仙一定是老三哥。

二、2012 年正月十六庙会

2012 年正月十六庙会，据禹王台庙宇看门人陈 YL 大爷讲，从年初一开始一直到正月十六，天天有很多人来烧香，只有中间初七到初九，由于下雪，人少点，早上六点多，就会有人来了，而正月十六这天，也是六点左右开始陆陆续续地进入；到上午九点半到十一点半之间是人流最多的时间段，很明显地看到一群一群地拎着各式各样的香火进来，而各个庙内都呈现摩肩擦踵、进出两难的景象，庙外也拥挤着很多人，他们见此情景就干脆跪倒在外面磕头，都能听见头碰地的响声，脸上是一副郑重其事、无比虔诚的表情，等站起来之后，很明显地看到双膝以及头发上沾上了灰尘，还有一些小孩子或自觉、或被家长叫着磕头；到中午十二点左右到下午两点左右人就明显少了下来，而此时庙内管着打扫卫生的人就开始拿着袋子到各个庙里收供品，一个上午的时间，庙内的桌子上就堆满了供品，一个庙几乎装一袋子，然后拿到下边，就那样倒在地上，一边挑拣，一边拿合适的就直接喂狗。有香客前去质问“这样不是大不敬吗”，他们就笑着说“神仙都吃不了”。其实整个下午人不如上午人多，每个庙里庙前人都不算多，像主庙老三哥庙、禹王庙、仙姑庙，大约二十多个人，而其他的庙多则十来个，少则五六个，待到五点基本上就不再进入了。到每个庙里去看，发现都共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很多人都是把自己的供品放上，然后再拿别人已经放上的供品带走，都说“换个

东西吃不长病”。还有排队去摸神像的，说“摸摸神像不长病”，摸完之后再摸摸自己身上需要治疗的某部位，这种现象主要在老三哥庙、胡三太爷庙、仙姑庙，因为他们主要是治病和赐子的。^①

很多庙会讲究烧香以村落为单位，集体组织进行，如费县龙王堂庙会^②，而禹王台庙会并不是以村落为单位集体来组织进行，而是个人分散的行为，完全自愿化。从整个香客的年龄段来看，从三、四岁会走的小孩到八十多的老人，可谓各个年龄段都有。而从性别来看，男女混合，都差不多，而在整个庙会中一些青年、中年男子，俗说“家中的掌柜”，都很积极陪同妻子，或者独自一人，或者独自带着孩子，拿着香火，甚至扛着很长很粗的高香，来参与香火活动，而且在整个活动中能看出他们已然成为香火活动的主力，他们点香，插香，还有的指挥妻子选地方插香，磕头（连续磕很多，能清楚地听到头碰地的响声，起来后还有一头的灰尘），上供（大多数点一支，或三支，甚至一盒，还有酒或水）。这在过去是看不到的现象，以往他们都认为这是迷信活动，是妇女，老婆子的事，而如今他们绝对不比妇女少一点儿虔诚。香客中很多第一次来的时候，都是听亲戚或其他人介绍过来的。其中，烧平安香的香客居多数，也有带着专门诉求的，如很多新婚夫妇进仙姑庙求子，还有一些老人求孙子，也有还愿的。

从整个庙会来看，外地人并不像禹王台村人那样直奔老三哥庙，他们大多按照从上到下或从下到上的顺序挨个拜神，而且他们不管这神仙是管什么的，都一律对待^③，从他们的话语中可以看出他们“是神仙就什么都管”、“哪个都不得罪”的心理。而本村人大多依旧直奔老三哥庙，再就是禹王大殿，最后下去到狐仙洞，其他的可去可不去。当问及为何其他庙不去时，有位老太太先是带有自我暗示味儿地说“在哪儿烧都一个样啊，在哪儿烧和老人（神仙们）说说，老人都保着。”然后又悄悄地说“那些都是包庙的新建的，不灵啊，我们这儿都不认啊，我们这儿还是老爷（老三哥）最灵啊。”

香客在庙会上伴随烧香拜神而同时进行的活动，还有许愿与还愿。由前文关

^① 对于这些现象，F道长的妻子以及禹王台村香头都不赞同，都认为那是对神灵的不尊重。

^② 参见：刁统菊 李然：《庙会、传说与历史——对费县龙王堂庙会的调查与思考》，《民俗研究》，2005年第4期，第239页。

^③ 如禹王大殿很明显地写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胡三太爷庙很明显地标着“神医”，香客自然知道，但是对于城隍庙、北斗庙、九天玄女庙等等都没有明显标示，而财神庙是刚进大庙门首先映入眼帘的，大家一看便知是求财的，所以很多人都会直奔此处，整整庙会一天，香火都特别旺盛。但城隍庙自始至终都很冷清。

于庙宇的变迁情况，可以看出，禹王台上的庙宇分为两种，一种是最初的禹王庙和老三哥庙，以及仙姑庙。禹王主管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老三哥最初主管治病，后来发展成为“万能神”，也就是无所不能，他什么愿都管；仙姑庙最初主管求子，后来也成为“万能神”。第二种是冯道长来此后新建的庙，如九天玄女庙，主祀女娲，作为“众生之母”掌管着世间万物，当然也包括台上众神；神医胡三太爷庙，主祀胡三太爷，主管治病；财神庙，主祀财神爷，主管求财；土地庙主祀土地公公，主管土地丰收；北斗庙主祀北斗老爷，主管转运消灾；城隍庙，主祀城隍爷，主管这一个城市人民等等。那么，外来香客不知禹王台本来面貌者会不分彼此、一一前往，或有专门愿望的对号入座。但本村村民许愿的话肯定以老三哥庙为主，可以求治病、求子，甚至求学^①。像这种专门许愿的，一定要承诺什么时间来还愿，到时间必须得来，人们往往很守信。还愿的方式大同小异，大多是带上酒、肉、点心之类的供养，还有香、喜钱儿，也有很多给神仙加袍、穿鞋的等等。当然也可以笼统地求“四季平安，一切顺利，保着平平安安的，无灾无难的”，而最初老三哥是主管给人治病的，可以看出神灵的功能已经由单一走向多元。

在敬拜的过程中香客们一再强调：要真心敬拜，只要有真心，你求什么，老人们就保着什么，求啥管啥。

自从冯道长来此承包禹王台之后，每年的正月十六庙会都会雇佣外地的道长、道姑来助阵，今年仍请了六位，待了前后共三天，分布在禹王大殿两位、老三哥庙两位、仙姑庙一位道姑、财神庙一位。他们在庙内敲着木鱼或钟，还念叨着，主要是主持求平安符，每人捐款五元以上就会赐予一条，而在老三哥庙是捐十元才会赐予一条，捐完之后，敲一下木鱼或钟，并大声喊“功德无量”。而在仙姑庙的道姑一直循环念的是“今天是她老人家赐福之日，为家人祈福，为庙做一份善事，一份功德，保佑家人平安，人财两旺。（然后敲一下木鱼）”。整个庙会的神圣氛围因此而陡增。

庙内香客们进行信仰仪式可谓热火朝天，而庙外的集市贸易也是熙熙攘攘、

^① “现在有些是来烧香的，有些是来许愿的、还愿的，高考完了以后人很多，考上学的，没考学以前就来许愿，考上了就来还愿。谁家的那个孩子以前放了学就到台上去许愿，那不就考上学了，现在都是研究生了。”讲述人：陈 FY，男，82 岁，禹王台村村民；访谈人：赵容；访谈时间：2011 年 5 月 28 日；访谈地点：陈 FY 家中。

摩肩接踵，人们在进行完香火仪式后就会顺便在庙市上转一圈。整个庙市绕禹王台前排住房一圈，村西边通往区里的公路上也分布上了卖香火的商贩，因为大多香客都是从此路口入村。整个庙市上分布数量最多的就是香火摊，他们有的是自己家制作的，有的是批发来的，有的连续多年过来，有的是第一次过来，有的最远赶六十里地开车过来的，当然最近的就是本村的，他们大多在十六之前几天就开始来，比其他商贩早来的天数多，当天再回去。而且他们中有少数早上来到后会先去庙里烧烧香。

庙会上，还有些人是不烧香的，大体有两类。第一类是庙市上的商贩，他们有的是一个人经营货摊，无暇分身去烧香；有的是远道而来的最近刚听说禹王台庙会，今年是第一次来，对禹王台上的庙宇，包括狐仙庙，并不了解。第二类是单纯来游玩的年轻人，正值寒假期间，有很多成群结队的学生过来，还有很多没有上班的青年人，他们仅仅是把这里当做一个游玩娱乐的场所，会同学、逛庙市、凑热闹、谈恋爱等是主要目的，他们也会到庙内一看究竟，也有磕头的，但并不进行香火活动，尤其是最底层新修好的狐仙洞^①成了他们探险游玩的地方。

不难看出，在庙会这种神圣时间里，人们带着敬畏和虔诚的心走进庙宇进行一系列烧香拜神、磕头祈祷等活动取悦于神、求助于神，不仅将日常信仰落到了实实在在的仪式上，使内心的感情得到了充分发泄，尤其是正月十六庙会，既是新年仪式的结束，又是新的一年的开始，那么，它既包含人们对过去的总结，又有对新的一年的憧憬，将这种复杂的感情付诸虔诚的信仰仪式之后，人们的内心是无比踏实的，这也就进一步强化巩固了信仰；而且人们通过仪式整个过程及之后的逛庙市，走亲访友，加强了人情往来与交流，当然也凸显了庙会的经济贸易、娱乐联欢等重要功能，这一切都与村落的信仰活动形成共振^②关系。

^① 笔者看到的狐仙洞前的景象是这样的：有很多小孩子、初中或高中的学生们，有男有女，在洞外排队聚集着，成群结队地钻进钻出，络绎不绝。甚至一些中年人、老年人也好奇地加入他们的队伍。我也忍不住跟着他们钻进去探了个究竟：里面漆黑一片，坑坑洼洼，弯弯曲曲延伸大约二十米，而且有的地方很狭窄，行路很困难，幸好最前面有个拿着手电筒的孩子，否则真得慢慢摸索着前进，真的很刺激。洞里面，一直到洞的尽头，或多或少地散落着一些供品，其他的没什么。出来后才发现浑身上下蹭得都是泥土。据了解，这正是冯弘耀故意不在里面按灯想要取得的效果。

^② 《“常”与“非常”：一个鲁中村落的信仰秩序》，张士闪、张佳，载于《民俗研究》2009年第4期，全文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文化研究》2010年第4期。

第三节 日常的神圣

在禹王台村，除了这三次庙会的神圣日子，还有一种日常中的神圣，那就是平时每月的初一和十五，这也是烧香拜神的日子。相比庙会的集体性行为，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只是个体性的少数人的行为。这时大多是中老年妇女，以前都是去禹王台上烧香、发喜钱儿。可是现在很少有坚持每月都去的了，主要原因是现在狐狸少了，不怎么见了，狐仙的神能在村民的记忆中较之以前有所淡化了，而且现在的人们都比较忙，或者忙于农事，大多数人包括青壮年，甚至一些老年人都去村外边打工挣钱，走在村子中的确可以发现街道上很少见人，大多是年事已高的老年人，而这些人由于年龄的原因已经不能再登上禹王台了，于是到了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他们只能在家中烧香、发喜钱儿了。当然也不能否认还是存在一如既往的虔诚者的^①。

其实，对于禹王台本村的村民来说除了庙会和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其他时候只要遇上事情了就会随时来庙里烧香敬拜。其实，村民的狐仙信仰并不局限于特定场所与时间，而是已然衍化为日常生活的一种习惯性行为，如村民所说“出门就念吉祥语，不管干什么事，都求他老人家保佑着。”正如前文提到的狐仙已然渗透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之中。

小 结

由于本村狐仙信仰的盛行，村民对以狐仙为代表的所有神灵，不管是自家祖先，还是其他神灵，皆充满了敬畏之情，从而产生了一种集体思维倾向，就是对求神拜神的重视，而导致对正常伦理的忽视。这也就导致出现了正月十六庙会超过春节之势。

而庙会上的集体狂欢与娱人娱神，是日常生活情感积淀与酝酿的集中倾泻，也是狐仙信仰的高潮所在，也是通过日常中的敬拜而一次次积累起来实现的。涂

^①张 F，一个来庙上玩的本村老年妇女，63 岁：“我一个月来的次数没有数。隔个一两天就来一次，各个庙看看。一般就带点点心来，有事的时候再买鸡、鱼什么的。并不是有事的时候才来，每月初一、十五的肯定都会来。平时来烧香的妇女多，男的少。早先的时候有合伙来的，给神做袍什么的。你拿两块，我拿三块，合起钱来做个袍，献给神。做袍是自发的，有些是遇上事了。比如说来求子的，应验了，想要儿子的真有了儿子，来还愿，做上什么袍，买上什么供品。我们曾合伙给老爷禹王爷做过袍，做了三身还是四身来。”访谈人：王加华；访谈时间：2011 年 5 月 27 日下午；访谈地点：禹王台村庙宇看管处。

涂尔干认为，集体性或社会性是宗教产生的根源与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也是神圣性得以产生与存在的根本依存。“事实上，神圣存在只有在共同的生活中才能形成，而共同生活基本上却是时断时续的。所以说，神圣存在也必然带有这种间歇性。当人们集合起来，彼此之间形成了亲密关系的时候，当人们拥有共同的观念和情感的时候，神圣存在才达到了它们的最大强度。而集会解散，每个人都返回到自己独特的生活中以后，神圣存在也会逐渐丧失自己的原动力。”^①虽然庙会活动相对于日常敬拜来说是一种民众集体的情感释放与狂欢，但并不等于说，集会解散——对民间信仰而言即庙会解散，神圣性即消失的无影无踪，而是还会蕴涵于许多日常的敬拜形式之中，至少就围绕禹王台的狐仙信仰而言是这样的。正如岳永逸所认为的那样，民众生活之流中的民众信仰更具价值与意义，“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举行的群体性敬拜活动本质上更可能是日常信仰行为的延伸与集中展演”。因此，所谓“神圣”与“日常”其实并没有大的分野。“神圣只是中国民众信仰的一种感觉，而非全部，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感觉，而非是与日常生活对立的存在。”^②而对于禹王台村，不仅有庙会上的群体性神圣行为，也有日常生活中的个体性神圣行为，而前者正是后者的延伸与集中展演，后者是前者的积蓄与酝酿。

^① 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53页。

^② 岳永逸：《家中过会：中国民众信仰的生活化特质》，《开方时代》2008年第1期。

第四章 狐仙信仰之特殊人群

杜赞奇在《文化、权利与国家》一书中将乡村社会中的宗教组织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村中的自愿组织；第二种类型是超出村界的自愿组织；第三种类型是以村为单位的非自愿性组织；第四种类型是超村界的非自愿性组织。按此种分类，禹王台村的狐仙信仰应该属于第二种类型，这种类型不是纵向发展，而是松散的横向联合，它跨越宗族和村界，与当地神灵有关。这种组织在禹王台村并不是指严格意义上的组织，而是松散的组织，并没有明确的首领、组织结构、组织目标等等。它主要是以狐仙信仰为中心对象，超越村界的群众广泛自愿参与的松散的集体性活动组织。其中以顶狐仙的香头为精神上的领袖，无论在庙里，还是在村里，香头是一种会首的角色，与信仰有关的都以他们为主，他们对信仰活动的观点看法影响着其他普通民众。

第一节 香头

香头起源于数千年来盛行于中国大地的传统信仰，但也一直是非常特殊的地方现象。自中国文明出现以来。相信动物与人的灵魂可以导致并治愈疾病，某些人有通灵的能力，便在宗教文书和文学著作中层出不穷。在农村世界，融入香头传说的地方文化将这些丰厚的传统信仰真实化，并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香头本身是由各种信仰发展出来的，而以禹王台为中心的狐仙信仰圈内也存在不少香头，他们以顶着狐仙为主看病。但是如前文提到的，此地由于特殊的文化生态，所有神圣的东西都是他们所关注的，所以此地香头不仅仅顶着狐仙，还有其他神灵，如王母娘娘、观音菩萨、李老爷^①等等。

如其他地区一样，在当地信仰中，香头充当神灵与普通人沟通交流的中介的角色，也就是人们通过香头向神灵表达宿愿，神灵通过香头来向普通人传达懿旨，此地主要分为两种：庙会上的香头和禹王台村内香头。

^① 李老爷，是禹王台附近村子的一个主管治病的神灵。

一、庙会上的香头

来赶庙会的香头，有当地的，也有外地的；有以顶狐仙为主的，也有不是的。在庙内神像前，往往能看到这样的景象：在人群中，很明显地，她们的仪式行为很专业很讲究，于是很多人会前来主动并悄悄地询问各神的功能及如何操作仪式，而且有的香头看到不对的行为会严肃地主动上前去阻止，大多数人会很以为然。与在神像前的肃穆相比，庙外院内的环境略显轻松。香客们，尤其是各色生活失衡者、种种处于非正常状态的求助者虔诚地请香头看自家香的燃势，并聆听香头的指点与评说。还有的香头在进行完仪式后会借机宣扬自己的本事，或独自一人、或三五成群，唱经念佛。而且，他们很乐意接受别人的访谈，包括我们这些外来调查者，而且随着围观人流的增多及拍照、录像等，他们表现出更大的激情，并且每人随身带有名片，非常积极地向外人宣传自己的本领。

与其在庙内的大肆宣扬相比，在庙外的摆摊看病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宣传。在禹王台村庙会时专门有一条街是供香头们摆摊的场所。他们大多在地上铺一块布或一张硬纸板，上面写着自己的业务内容。看事或看病的人得拿着一盒没有开封的香烟，香头就是通过香烟燃烧的烟灰的颜色及形状看事或看病，先是正常对话，然后再进行“落功”，对于不一样的事，选择不同的神灵落功。基本过程就是：在正常聊天的情况下，突然开始打哈欠，说明神仙就要来了，这时就会点上烟，边抽烟，边打哈欠，连续打几个哈欠之后，就开始唱了，边唱边与人交流，最后达成协议，再打几个哈欠，此时烟也抽完了，神仙也就“回宫”了。香头在开始“落功”和“回宫”时表情都很痛苦。结束之后，除了香烟留下之外，还要至少付20元的费用，这叫“不算空卦”。而在2012年正月十六庙会上，由于天气比较冷，以“不仅我们受罪，神仙们也很受罪”为由，香头们把最低费用提到30元。另外庙会上也有专门看手相、求签等算命的都非常火爆。

正如岳永逸提到，“‘香道的’和梨区庙会有着密切的互惠关系。”^①禹王台庙会与香头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互惠关系，庙会为香头提供场所宣扬自己的名声，同时香头也为庙会吸引更多的香客，从而给庙会带来更多的收益。

^① 岳永逸：《传说、庙会与地方社会的互构——对河北C村娘娘庙会的民俗志研究》，《思想战线》，2005年第3期，第31卷，第98页。

二、禹王台村内香头

禹王台村目前有三位香头，都是妇女，有一位年纪很大，目前很火，办功很多年了，业务比较繁忙，据说她是改嫁过来的，之前就已经是香头了，改嫁过来之后，以前的香客仍然来找她；另一位比较年轻，办功刚刚七、八年，名气不怎么样，村民也不怎么认可。还有一位是七十多岁，曾做过约三十年的香头，后来由于身体原因，不再办功。这三位香头都是以顶狐仙为主，办功形式也都差不多，只是第一位是通过燃香的方式看事，而后两位是通过点烟的方式。下文将以第二位香头为例详细介绍。

她姓刘，今年46岁，其娘家在禹王台村西北五里地左右的村子。她有一个22岁的儿子，现在央子工作，来回骑摩托车上班。她丈夫陈HM，原本是农忙时务农，其余时间像村里其他年轻人一样外出打工，在刘香头按下桌子之后，就在家成了妻子的专职助手^①。至今已有七、八年。但在本村香头中，她是最年轻的，也是时间最短的。

（一）“顶神”历经多磨难

岳永逸认为，“一个人成为香道的大致可分为神启和后天习得两类。神启包括：1、先天的，指没有任何征兆，自然得神者；2、偶然得神者，是在精神失常等偶发事件后突然得神的人；3、家有‘老根’者，但其本人不知，后来被神神找到而被迫得神、当差。后天习得的包括：1、苦修得神；2、在某个香道的开导下，因敬拜某一神灵使自己长年不愈的病好而成为香道的；3、拜师学艺后得神。当然，很多香道的得神过程是复杂的，同时兼具上述数种情形。”^②通过调查了解到，刘香头的“通神”属于家有“老根”，后来被神灵们找到，从而“顶神”的。据她自己说：

“神仙们从小跟着，三岁老佛爷就跟着，六岁李老爷跟着，早了不知道来，我就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那小时候还不大，去湾里洗澡，让水给灌死了。到了黑天也没活过来，都说给找死婆婆家吧，家里的老的都找着埕儿了，又活了呢。”^③

^① 初次拜访时，她丈夫就拿出印着他的名字和联系方式的名片给我。

^② 岳永逸：《家中过会：生活之流中的民众信仰》，《开放时代》，第1期。

^③ 讲述人：刘香头；访谈人：吴美云；访谈时间：2012年2月12日；访谈地点：刘香头家中。

“那年赶会又差点轧死，前边的马子拉着车走，我磕到了，快颠到马子边了，那不得被它踢杀，那个电动车过来了，我朝南，他朝北，正说是撞上，但是又回过头来了，朝北走了，磕到了，胳膊腿就磕破了，那个骑电动车的起不来了，司机不知道东西南北了，刹车住下了，吓坏了，咱也没磕着，就说走吧，让他走他都不会走了。”

“那回儿我把孩子送到了娘家，回来就背着喷雾器打药，打棉花，朝喷雾器兑水，一下子腿软软了，那也不能不打了啊，一下子磕到了，起不来了，来了个老婆就和他爷说，“凯凯他娘怎么在那里不起来了？”就过去拥我，坏了，药杀了，拖起来放三轮车上，拉回家，上庄里打针，又好了，也没去医院就好了。”

“那时候也没钱，孩儿还小，也挣不来，我还老打针，去干活，隔三差五的打针，也吃不下饭，还把小脚趾头弄断了，当时没觉着疼，麻了，我说这些就是一步一步的难事，真不容易，反正不干活，去哪里他（丈夫）不管我，那回是，这又是，让人一看，说老人家跟着，回去按上吧。38岁的时候按的，后来就好了。咱吃饭不给你吃，你愿意啊，就是那么个意思，老人个没按上没有饭吃，他不愿意。”^①

可以看出，刘香头认为自己的“神异性”力量是从小就与神灵有缘份的，也就是天生有“老根”的，后来在神灵连续多次地磨难之下，经明白人指点之后才按下桌子，成为香头。但是，通过整个谈话过程，并没有感觉出她对于被神灵选中做香头有一丝的不情愿。反而强调“不是随便谁都能按，老人撂香簋子，有缘分的才能按，老人选的，不是自己争的。”她强调正因为自己与神灵有缘分才被选中的。对于经历的重重磨难，她又是通过一句“有些事该经着就得经啊”来释然这一切。与杜博思文章^②中提到的香头案例中被神灵选为香头是不情愿的事相比，这是不同之处。

（二）“办功”情况

刘香头从40岁那年，也就是成为香头的两年之后，开始给人们办功，经她说，

^① 讲述人：刘香头；访谈人：吴美云；访谈时间：2012年2月12日；访谈地点：刘香头家中。

^② [新]杜博思著 池桢、胡雯译：神灵、教派、香头——地方性文化中的宗教知识，载于《民俗研究》，2009年，第4期。

刚开始的时候，办功很灵验，每天来找她的人也很多。而且，每天来人前，神灵们都会提前告诉她。而且，每个神灵负责各自的功，一旦明确是谁的功，那么，就会落功，之后办功的过程，刘香头称自己不知道，因为那是神灵在说话，知道神灵回宫后，她才能回过神来。她列举了很多治好病的例子来证明她的灵验：

“那里那个女的，长皮肤病，给治好了。”

“老人个神手一把抓，寒亭那个人瘫了三年还是怎么着，生活不能自理，来叫俺去，老人给治了，他来这里上饭，浑身给他屙了，胳膊手腿的什么的都伸不开。”

“那个腰间盘突出，也来几个治的好好的，老人都在家里，咱也不吹怎么的。

还有些人耳朵聋，腰疼，也是老人给治好了。”

“那个女的很高，很瘦，子宫瘤，找老人治，接着治接着就好了，腰疼吧，接着就不疼了。”^①

整个过程她一直在强调“和老人个讲信用，治好了说怎么着就得怎么着，该上饭就上饭。”也就是说，跟神灵要讲信用，许愿的时候一定要说明到时怎么还愿，一定要按照许愿时说好的来执行才成。

但是，好景不长，这种旺盛持续了三、四年，之后就不怎么好了。她认为这都是因为本村的另一个香头因为嫉妒她就给使了坏。但是，据说后来那个使坏的香头得到了报应。

“看着这里来人很多就眼馋，就使坏。行好路宽，使坏害死自己。男人上班磕着牙，儿子开车出了车祸，遭了报应，自己也不好，害人都害自己，不得好。”^②

刘香头把“顶神”的原因及办功的过程等等说得神乎其神，其实就是为了获得“神异”力量的合法性及权威性。

（三）承载神灵符号的屋子

刘香头家住在禹王台后边，由北房和东厢房组成。北房是二层楼式的，但是高度不高，面积也不大，仅三间房的面积。下边住人，上层仅仅是个砖框架，说

^① 讲述人：刘香头；访谈人：吴美云；访谈时间：2012年2月12日；访谈地点：刘香头家中。

^② 讲述人：刘香头；访谈人：吴美云；访谈时间：2012年2月12日；访谈地点：刘香头家中。

是给儿子准备的新房。下层的中间一间隔成了两间，北边是厨房，南边是餐厅，本来一间的面积就不大，这样一隔两个小间就都很小了。西边一间是夫妻俩的卧室，东边一间是儿子的卧室，同时也是供着“老人”的房间。供“老人”的桌子按在东北墙角，靠北墙，墙上贴着西佛爷的画像，桌子上，一日三餐供上自己做的饭菜，做啥供啥。北墙西边贴着李老爷的神像，其他就没有什么了，也没有狐仙神像之类。看似是供神灵的神圣的地方，但是没有很特别的摆设，甚至也没有天天敬香，唯一坚持的就是顿顿供普通饭菜，而且刘香头强调这张桌子是不能乱碰的，桌子上的东西也不能乱拿^①。但是据她说在这屋子里除了有西佛爷和李老爷之外，还请着好几位老人，其中也包括老爷（禹王台上的老三哥）。他们天天在这里坐殿，按她的说法“头上三尺有神明，咱在这里说什么老人各都能听着。”只是，我们用肉眼看不见。

（四）“点烟看事儿”^②

通过调查了解到，禹王台村及其周边村落的香头“看事儿”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瞧香”，另一种是“点烟”。其实都是香头通过点燃一杆香或者一只烟，通过用眼睛观察香或烟的燃烧痕迹的形状，进行解释，并提出解决方案。而且这两种方式的进行都伴随着神灵在适当的时机“落功”，并不一定一开始就“落功”，另外，针对不一样的事儿，落功的神灵也不一样。有的香头在神灵落功的时候，自己是清醒有意识的，但是，有的却是无意识的，完全被神灵控制。而刘香头“看事儿”属于第二种。

她通过点烟看事儿，点的烟必须是求看事儿的人带来的完整的一盒烟才行，什么牌子倒无所谓^③。她与当地的香头差不多都顶着好几个神仙，各负其责，“不是他的功他不接”，如狐仙管看病的，送生娘娘管求孩儿的，老母娘（菩萨娘娘）管工作事业等等。她声称在神仙落功过程中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神仙只是附她身上，借她的嘴说话，说的什么，她不知道。

初次到她家拜访时，一直在追问关于禹王台的各种事，聊了一会儿后，她就

^① 据她说“那回儿来了个耍的，在老爷那里指画，俺说别指画，他不听，一会儿冻得腿颤颤，肚子疼。”

^② “看事儿”，意思当地民众找香头时的说法，包括任何需要请香头解答的事情，比如看病，看事业，看财运，看婚姻等等。

^③ 她说“问事的话就自己拿着烟，谁的烟能查谁的事，都在烟上，我不是跟你要，什么烟都行。”

不作声了，一个劲儿地咳嗽^①，还点上烟抽着，另一只手托着额头，眼睛紧闭，面部呈现痛苦的表情。在持续了两分钟左右之后，她丈夫说：“快接啊，不接老人家不说话。”然后，她又持续了一分钟左右，开始唱起来：“有缘啊有缘，你来听啊听俺传，王母娘娘落了凡，你们那像历史，真心奔到那家园，是想问明，问明历史，是不是真言情？（其夫：“是吧？老人说你们来问历史？”笔者答：“是啊。”）叫一声落花^②，听俺本座演讲请，既然生在新社会，XX 别打听。你在听那就听，本座那不关情。抬起头来向前看，梦想好人梦醒山。出门那朋友落校验来听全，现在那世道乱出门把眼来清。出门瞪起眼来别上当，别说凡间乱哄哄，就是那 XXX 也已经乱成一团糟，邪魔鬼祟撞身上，也有那真来也有那假。现在你吧先来听，自己路儿自己走就行。听俺那本座言来传，别把历史打听在心间，别把光来占。抬起头来看眼前，一顿三餐吃饱，有空多赚钱。XXXX 过去，打听来心里，不占光，本座已把言儿传，本座就 xiao quan”，落功结束后，她回过神来，她丈夫就跟她说，老人不让打听了，她就对我说，“啊，老人不让打听啊，天机不可泄露啊，老人到了点了，有事求着了，他就不会不管了，我不是使坏不说，是不敢说，说了对你不好。”

正是由于刘香头在落功过程中自己是无意识的，所以需要丈夫做专职助手在旁边进行接“老人”，就是在要落功之前，问“是哪位老人个？”“你快接，不接老人个不说话。”等，并对神仙说的话进行解释，还管着给刘香头递烟，落宫之后还要跟刘香头汇报刚刚的情况。也正是，落功中唱的好多话，我都听不清楚或听不明白。但是，她丈夫都能听懂。可以了解到，他除了不会落功唱词之外，其余的他都懂，几乎跟刘香头差不了几分。而且，一直在旁边称赞、附和刘香头多么多么神奇灵验^③。

刘香头开始给人看事儿的时候，她丈夫就印了很多名片^④，见人就给，还一个劲儿地宣传刘香头的灵验。后来，果真有人来找她，于是她丈夫就成了她的专职助手。

^① 此时我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就劝她喝点水，她说“我不是那么回事，是老人要落功，老人不落功我不咳嗽。”

^② 落功过程中称女的为落花，男的为顽童。

^③ 他一直颇有些遗憾地说“她按桌子按晚了，神仙们从小就跟着，她不知道。”“她连其他香头是不是真的有神仙跟着，是哪位老人个，都能看出来。”

^④ 名片上印着他丈夫的名字和联系方式，还有地址。

但是,虽然夫妻二人在外人面前很努力地建构自己的权威形象,但直至目前仍没有成功,村民对他们仍然不认可,一是对刘香头不认可,认为她太年轻,时间也短,“才七、八年”,不灵验;二是对她丈夫不认可,年纪轻轻的不出去打工挣钱。的确是,从各方面看来,虽然只有一个儿子,已经工作了,但她的家庭条件真不算宽裕。前几年给人看事儿多的时候,虽然不知道挣了多少,但应该是没有多少。这几年来找她办功的人少了许多,但她除了忙农活之外,就在家编塑料篓子,一个三块钱,一天编两、三个,挣得很少。她丈夫偶尔出去打打工,挣得也不多。这种生活状态,在其他人的看来是不被认可的^①。其实,这与村民的集体价值观有关,俗话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勤劳致富才是广大民众的所认可的,而对于刘香头夫妇年纪轻轻仅靠“办功”挣钱养家是不被主流认可的。

其实,村里的香头都不主动要求得到回报,但找香头的人一般都会给予金钱或物质的回报,有多有少,香头往往会说,这是孝敬神仙的。但是香头会强调,看事的香烟必须是当事人带来的才行。

费孝通把农民对危机的反映分为“科学”和“魔力”。他认为两套系统并不抵触,反而互补。使用魔力是承认科学有局限性,但不排斥科学,二者被用于“手牵手地实现一个实用目标”。^②而杜博思则撇开科学或魔力等概念的问题,把沧县农民的身体的疾病和非自然起源的疾病用“实病”和“虚病”区别开来。^③同样,在禹王台村,实病就是可以明确认定的疾病,可以到西医或中医处就诊;虚病则是气弱体虚,身心不舒服或不舒适,这往往是神、鬼、仙扰乱所致,这就应该去找香头治病。而对于此类虚病,香头往往把病因归为人的社会行为不当或道德上的欠缺。但是在禹王台村还有一类虚病是“时气不佳”,就是这个人或者家庭成员做什么事都不顺利,处处倒霉,此时也应该找香头。对于此种病症,香头会归为神、鬼、仙的扰乱,并要求“立马按上桌子,供上某某神仙”,情况就会好转,按上神仙,称谓“宅神”,这样一能讨好神仙,二来神仙能制住其他鬼、神、仙,如果有鬼作乱的话,要进行仪式驱鬼。另外,在禹王台村,身有实病也会去找香

^① 通过访谈村民了解到,一问本村的香头,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村东头的那个香头,再三追问之下,或者明确提禹王台后的刘香头时,他们会很明显地露出一种不屑、鄙夷的语气:“诶,她不行,才七、八年”。

^②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纽约:E.P. Dutton, 1939, 165-169页。

^③ [新]杜博思 池桢、胡雯译:《神灵、教派、香头——地方文化中的宗教知识》,载于《民俗研究》,2009年第4期,第119页。

头，如前文提到的陈 SR 孙子腋窝的疙瘩就是请香头指点给治愈的。也就是说，在禹王台村，人们遇到虚病一定会找香头，而遇到实病，第一反应也是找香头，但是在理智思维下，严重的病当然会去医院，而与此同时，也会去询问香头，或者前往狐仙庙祈求保佑，这样下来，心里才会踏实，正如费孝通言，“科学”与“魔力”手牵手地共同实现一个实用目标。

综上所述，香头通过信仰影响着普通民众，不仅传播信仰，而且传播为人处世之道。所以，香头这一角色有着检讨个人社会行为，尤其提升个人道德方面的作用。而且，此地香头大多为妇女。在传统农村社会，一直以来，妇女的社会地位较低，承受着社会和家庭的多重压力，而她们通过顶神，借神之口说平时不敢说的话，办不敢办的事，从而精神上得到极大的解放，很好地实现了自我价值。香头的存在，承担着必不可少的社会功能，尤其维系了村落社区秩序的稳定，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节 冯道长

与普通香头相比，冯道长不能仅仅用香头一词来称谓，因为他还有多重角色，如文化精英、商人等等。他来到禹王台之后通过多种角色扮演，不仅对禹王台空间做出了巨大改造，而且对原有的信仰秩序进行了重构。

一、空间重建

（一）个人生活史

据他自己说，他可能出生在山东，3岁就出家当和尚了，在吉林清泉寺，但是至于为什么出家，他不知道，后来问他的姐姐们，也都不知道。他自己猜测可能是他父母当年逃荒到了东北，没钱养活他，就送到寺庙里了。他37岁还俗，原因是当时的政府要求寺庙和尚没有大学文凭的全部必须还俗，并且每人给八千左右的遣散费。从寺庙出来之后，政府没有安排工作，仅把户口落在大庆，自己用八千块钱租房子，找工作，其实什么都不会，换了很多工作，生活非常艰难。在这过程中，他得知父母已经去世十多年了，于是利用出家学的本事，将父母的坟墓迁到一个风水宝地。

1995 年是他人生的大转折，因为他遇到了一个来自泰国玉佛寺的法师。这个法师是个老太太，冯在找工作的时候偶然听别人说从泰国来了个大师，天天给大庆市长看事，于是就去市政府那里等着要看看这个大师长什么样，连续去了有半个多月，突然有天碰见她了，按冯的原话是这样讲的：

“不是我碰见她，是她直接走到我跟前，说‘小伙子我看的出来，你已经等我好长时间了’，这就是缘分。”

“她看东西就跟我现在一样，不问你的名字，也不问什么东西。比如说我跟哪个女同志好，她都能算出名字来，手机号什么的，刷刷的。我们也不用这个，为啥，你得有高招。这个师傅也特别喜欢我，说你当过和尚，悟性特别灵，跟她学的学生十年还没毕业呢，我跟她学了几天，感觉就特别好。悟性太好了，就把我领到了泰国。”^①

于是，就这样，冯就去了泰国玉佛寺。

“泰国所有的佛院全部都是学巫术，比如教你些奇怪的招了，治些精神不好的人了。”

“我们在的时候，这些领导人每次遇到什么大事或者讨论大事的时候，每次都去那儿烧香。”^②

冯在那里一共学了四年，1999 年回国后就开始从事这一行，全国各地哪儿都去，主要是香港、广州、上海这一带，还有北京。与此同时，他开始寻亲。最后在公安局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七个姐姐，其中三个在潍坊，四个在东北，最大的一个 72 岁了。2009 年就来到潍坊认姐姐，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来到禹王台。

（二）初来乍到“三把火”

那么，冯道长是如何与禹王台结缘的呢？据他说：

他当时来潍坊找他姐姐，经过禹王台附近，就感觉身上不对劲，就问这里的人是否附近有庙，结果就打听着来到禹王台，有个大狐狸下来跪地下就磕头，眼里全是泪水。他就用巫术的语言和它沟通。狐狸对他说：“帮帮我们，我们几百年没人管我们，吃也吃不上，喝也喝不上。”他说：“我来了能起啥作用？”

^① 讲述人：冯道长；访谈人：王加华；访谈时间：2011 年 5 月 27 日；访谈地点：禹王台院内。

^② 同上。

狐狸说：“你来以后香火肯定旺。”于是他就跟当时的承包人陈月文商量一起承包禹王台，结果没商量成，正准备走时，那只狐狸又追到门口影壁那儿不让他走，还说让他到镇上找什么人就准成。后来他果真到镇上找到了狐狸交代的那个人，于是就谈成了，签了承包合同，承包费一年3万，签了20年的。^①

就是这样在狐仙的指点之下，他承包了禹王台，一签就是20年。于是，来此之后先是清理整洁了禹王台的环境，并建起了院墙，然后陆陆续续增建了五路财神庙、土地庙、神医胡三太爷庙、九天玄女庙、山神庙、城隍庙、北斗庙，并修整了老三哥庙、禹王大殿（还在进行中）、仙姑庙、狐仙洞以及道路等等，总之，对禹王台做了全面的建设与维护。不仅如此，还对禹王台的未来做好了规划，比如增建天龙殿、车神、路神及玉皇殿，以及扩禹王台占地面积，修建停车场等等，而且这刚好迎合了政府的与禹王湿地一起开发成旅游区的开发政策。

那么，他是如何做到这一步的呢？当然最重要的是解决资金问题。他来此后凭着自己法术高强，一些当地的或外地的人来找他看病、治病、看风水等等，他借此化缘，筹到善款，比如仙姑庙的重建及九天仙女的建设，都是给人看好了病，人家为了答谢而捐款建成的。再者就是靠门票收入、庙会上及日常香客的善款等等。

“每年正月十五以前他就跑了，他说上泰国去了，实际上哪去不知道，去年赶会他就不在这。他经常出去给人看病、算卦，他去一趟都能弄十来万块钱回来，各个厂子和企业盖大门啊搞什么建筑啊都找他去看。”^②

另外，当然还得益于寒亭区政府的支持。庙宇的承包权是寒亭区政府授予，在对禹王台规划发展的政策上，他们不谋而合。当然，这不仅表现在政策倾向上，还落实到了行动执行上。这几年每到庙会时节，尤其是正月十六庙会期间，香客流量特别大，寒亭区政府为了防止发生踩踏、火灾等意外事故，专门派区上或镇上的保安、刑警以及消防人员过来维持秩序。

而且，从冯道长平时的人际交往上也可以看出，他是积极向政府靠拢的，但并不包括本村的村委干部，这部分将在下文具体谈到。而对于其他不重要的人，他则视情况决定见与否。2012年正月十六庙会期间，听包括他妻子在内的好几位

^① 讲述人：冯道长；访谈人：王加华；访谈时间：2011年5月27日；访谈地点：禹王台院内。

^② 讲述人：陈ST；访谈人：吴美云；访谈时间：2012年2月9日；访谈地点：陈ST家中。

庙里的人说他不在家，出国了。而庙外的香头及村民则坚持认为“他在家，就是不露面。”“诶，听他说！哪年也是一到庙会就不在家，谁知道他去了哪儿！”总之，庙会前三天及庙会当天没有见到他。至庙会结束后第二天，笔者到他家门前，正巧遇见他十来岁的儿子，他说爸妈都在家。待他妈出来开门后一把把他拉进屋里，明明看见我们却没有回应我们的招呼，表情甚为严肃，与之前见到的总是笑盈盈的面孔截然不同。然后，我们到卖票大爷的屋里访谈起来，大爷说“他在家，昨天晚上刚回来。”过了一会儿，他妻子进来了，又重返往日笑盈盈的脸，但仍坚持说“他不在家，过两天就回来。”等下午从村里转回来，刚走到庙门外不远处，就看到冯道长送几个准备开着轿车离开的人……

另外，与当地有身份的人也有密切往来。2012年三月三庙会，笔者亲眼目睹了他与另外四人一起立好城隍庙的功德碑，上书他们五人的名字，其中有一人是杨家埠的老总，还有一人是著名书法家，还有一人是潍坊盐场老总。听冯道长说“这些庙宇的建造，对亏了他们的捐赠”。他们的回答是这样的：“对老百姓有好处的，我们就帮，就是为了行善积德，再一个就是，道教与佛教的文化教育了一部分人，总之归为一个字：‘道’。”当冯道长向他们介绍我们之后，他们还表达了可以宣传宣传的意思。之后，他们五人在城隍爷前信誓旦旦地正式结为兄弟：“今天在城隍爷面前，我们兄弟五人结为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大哥是XX，二哥是XX……”

（三）矛盾激起与缓解

在冯道长对禹王台做了这一系列动作之后，激起了他与村民之间不可弥合的矛盾。

首先是排水的问题。由于禹王台所在之地地势比较低，下雨的时候，西边住户家中的积水都会排到庙院里，于是冯就把原先的排水道给堵上了，这惹怒了西边的邻居们，甚至动手打起架来。

其次是门票的问题。他把门票由原先的三元改为五元，对本村村民也不免门票，村民们就很不乐意。在他来之后的第一个正月十六庙会时，他给每户三张票，也没有跟村委商量，这样就成了五口人也是三张，光棍儿也是三张，五口人的只能进去三人，这样矛盾就被激化了，必然就发生口角，乃至打起架来。到后来，

免本村村民的门票，但是本村村民带着亲戚朋友过来时，还想着免去亲戚朋友的门票，冯道长不同意，矛盾依旧被激化，打架仍是难免的。

“咱这里正月十六有个庙会啊，他原先有个习惯，乡里的时候，本村村民上台就不花钱啊，他不是承包了以后卖门票吗。本村村民是不收钱，他弄了个什么情况呢，一户三张票啊。一户三张票，他没和村委商议，咱觉得不合适。五口人也是三张，光棍一条的也给他三张，一下子就产生矛盾了。光棍一条的一张就够了，剩下的两张我可以卖了，五口人的给我三张剩下的俩人就进不去了。必然就发生口角，打起来。这一条他弄得不好。我们庄里呢应该大人小孩全部免费。本地里，上去再发钱，就不合适了。原先肖家营乡管着的时候也是这样。头一年来和村民因为这些事产生了矛盾，打起来。东西也有给他砸了里，他喝酒，庙会亲戚里什么都来，人都来赶会，好几万人，挤不开。本村村民再进去他不让，非打起来。本来有规定，村民进去不花钱。他向他要，但是他不认理。你光印票就是。我就这么说，反正他发那三张票得时候，俺庄里420户，1200多张票，俺这个村民呢连非农户在内1300多人，你一人一张多好啊，一人一张也和他那个数差不多。五口人给五张，一口人给一张，正适合啊。”^①

再次是改变了庙宇布局。村民们认为这里多少辈以来都是信仰狐仙，而他来了之后新添了那么多庙，使得人们感觉庙里很乱。而且他为了修庙、修台阶，把禹王台的体积进一步大大缩小了。不止如此，他还把原先的狐仙洞给堵上了，尤其是那个最大的，最后只留了一个。这也引起了与村民之间的冲突。村民曾试图让村干部去劝说，但是并没有成行，而是表现出消极的态度：“人家承包了，就人家说的算了。”其实，对此，村民心中一直是耿耿于怀的。

“不如以前了，没有以前的样了，外头来的多，当地去的少了，俺庄里去嫌很乱，弄上那么一些，那时有个大洞在那里烧一个总的，现在是东边那个口，以前没在那边，以前是西边那个最大的，现在就去老爷面前烧了。”^②

“以前去的更多，不乱，心理觉着，这两三年弄的台西边就去了一半，

^① 讲述人：陈BY；访谈人：王加华；访谈时间：2011年5月28日；访谈地点：禹王台村村委会办公室。

^② 讲述人：JYF；访谈人：吴美云；访谈时间：2012年2月10日；访谈地点：JYF家中。

挖坡，弄台阶，都挖了，他包了，他管，以前俺庄里没有弄的。”^①

还有，他跟村民不打交道，尤其跟村委不搞好关系。第一年他与妻子刚过来的时候，村民还有很多过去看看他们，很多妇女也去找他妻子一起叠纸元宝之类的，但是他们都感觉他两口子不怎么欢迎他们，于是渐渐地就不去找了。平日里，他们也不到村里跟村民打交道，连赶集都见不到他们，而且，也不允许他们十来岁的儿子到村里与其他孩子玩。刚开始，有些听说过他的本事的村民也来找他看病，但是发现他治病根本就不行，慢慢地也就不来找他了。

“东北人很野，不出来和人打交道，都不出来，不见赶集，才来的时候老婆叠宝什么的还找她来，俺庄里的人很好，她就和不稀罕人似的，后来就不找了。”

“这个人是骗子，什么治病，刚开始还很信他来，后来不行了。”

“都和台一圈打遍了，他来想镇住别人，那还能弄过坐地户，就是东北来牌，不噶(ga)活人，很凶，还动手，谁听他的，起码得先和当地人搞好关系，那人就是很不行，不和村委打交道，应该先和村委搞好关系，和邻里百家搞好关系。”^②

而他妻子也说：

“平日不怎么与村民交往，因为村民可能现在还不了解我们，或者不理解我们，难免会发生冲突，等时间久了也许会好处一些。”^③

可以看出，他们对与村民的关系上是一种消极躲避的态度，认为目前互相不了解，很难有共同语言，交往起来会很有难度，所以暂且不交往，在等待时机恰当当时就没问题了。人与人交往，是靠感情维系的，而不是时间可以解决的。而村民这边依旧对他们很不满意，但是也在避免矛盾激化，仅仅是去庙里的时候会有交集，其他时候则是把他们当做经营庙宇的外人，没什么事就老死不相往来了。更让村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竟然连村委的人都不打交道，反而是与镇政府、区政府的人以及寒亭区或潍坊市的一些能人经常来往。

冯道长来此将近三年了，这其中他通过逐渐地了解当地的人文背景、风俗习

^① 讲述人：陈MY；访谈人：吴美云；访谈时间：2012年2月10日；访谈地点：JYF家中。

^② 讲述人：JYF；访谈人：吴美云；访谈时间：2012年2月10日；访谈地点：JYF家中。

^③ 讲述人：冯妻；访谈人：吴美云；访谈时间：2012年2月9日；访谈地点：禹王台院内。

惯之后，相应地也采取了一些缓和措施。

比如，对待村民的态度不再是那么强硬，而且免收本村村民门票。在庙会的时候，其妻会在门口辨别本村人，以避免争吵。

“一个人进来几次，都带几个人过来，我站门口就是为了认哪是本村人，怕其他人不认识的话就会吵起来。在我个人来看，这种习惯确实不好，对于谁都不好，每年就一次庙会，门票又不贵，但他们都认为这是自家的东西，进出很随便，比进自己家还随便，现在还好些了，作为咱们来讲也很为难的，带朋友来也不要门票，若要门票就会吵架。本村有这个权利就已经很不错了，就不要再那样了，但是本村人不这样想，他们认为应该有这个优越条件，用这个优越条件去争面子。”^①

再如，村里有人家里办红白喜事等等，他会“入乡随俗”随上份子，但是并不去吃饭。其实，这样做仍然没有融入到村民中去。

还有，雇佣村中“精英”人物陈 ST^②等来庙里做工，利用他们在村中的威信平复或避免了很多矛盾与冲突。但是他们后来都主动辞职了，据说是因为对道长家对他的态度不满意，还有对开的工资也不满意，另外对道长家为人处事不满意，恰逢村里找人环卫工人，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工作时间很随意自由，于是就辞职了。

“我为啥不在那里了？这些人拿着个知识人不够歧视，我什么活都给他干，大爷你干嘛，大爷你干嘛，什么活都让我干，老板娘让我干，什么话也说出来了，老冯还不管，有时去着晚点吧，“大爷你来晚了，晚了十来分钟”弄得人怪不好意思，待走了还有什么活还让干，多呆半个小时，那个她就不说了，很抠，工资一月 500，从家里打扫出来的，也叫我，我在台顶上也叫我来，给她扔垃圾。”^③

虽然，冯道长采取这些措施缓解矛盾，但是与村民仍然是保持距离的，在村民看来他始终没有融入到这个村落社会中。由此看来，正是由于冯道长不懂或不屑地方社会交往风俗，而导致矛盾仍未消失。他直接避过了本村人而联系到外界

^① 讲述人：冯妻；访谈人：吴美云；访谈时间：2012 年 2 月 9 日；访谈地点：禹王台院里。

^② 陈 ST，是村中的文化人，原先任过多年村长及其他官职，在村中颇有威信，而且非常信奉狐仙。

^③ 讲述人：陈 ST；访谈人：吴美云；访谈时间：2012 年 2 月 10 日；访谈地点：陈 ST 家中。

人，与本村人只是业缘上的关系。

二、信仰重构

上文已经提到，冯道长于 2009 年来此后陆续修建了很多庙宇，他的追求是众神全面化、专业化、各负其责、各显神通。如修建神医胡三太爷庙，不仅把胡三太爷的功能——神医，标的清清楚楚，而且还宣扬胡三太爷才是真正的狐仙，比老三哥辈分高，功力高，这与本村一直以来把老三哥当做真正的狐仙的观点发生了冲突。而且，冯道长在禹王台上养狐狸来冒充狐仙，其实，对此举可以理解为他打算通过向外人表现自己对狐仙的信奉而达到掩人耳目搞其他动作的目的。另外，将自己选定看好的全能“大神”——九天玄女，也就是女娲庙，建在台上风水等各方面最佳、最显耀的位置，甚至遮挡了老三哥庙，而且，他有自己的阐释话语：“天下万物都是女娲娘娘捏造的，没有女娲就没有天下一切，就没有人类，也就没有狐仙。”还有其他的像财神庙等等都是术有专攻的，与时下“求专求精”的文化价值观正好相符。而老三哥、仙姑等虽也有治病、求子的专门功能，但现在毕竟是“万能神”的角色，这就体现出他抓住了民众惧怕神灵功能“多而不精”的心理。

另外，还有多种力量参与推动了禹王台信仰的重建。如寒亭区政府的支持，这不仅表现在区政府打算规划此地为旅游景点的政策倾向上，还落实到了行动上。这几年每到庙会时节，尤其是正月十六庙会期间，香客流量特别大，寒亭区政府为了防止发生踩踏、火灾等意外事故，专门派区上或镇上的保安、刑警以及消防人员过来维持秩序。这也是禹王台庙会比以前更兴旺的一个保障所在。再如一些香头对神灵引入的建议，禹王台上其他神灵庙宇的修造是根据当地香头指点而建，也就是通过当地香头反映当地人的信仰需求，那么，引进这么多神仙也算是有根有据，是适应当地需求的举动。而且，即便不是当地神，现在就建上新神庙，当地人也许刚开始不会去，但是他们有着“哪个神仙也不能得罪”的心理，渐渐地也就接受了。但是，目前来看，本村村民对这些新建的庙宇还是持有抵触的态度，“不如以前了，没有以前的样了，外头来的多，当地去的少了，俺庄里去嫌很乱，弄上那么一些，现在就去老爷（老三哥）面前烧了。”^②

显然，冯道长对个人生活史及初到禹王台与狐仙感应的神乎其神的描述，以及后来业务上神秘的行踪等等，都是为了达到个人自我神秘化及建构权威形象的目的，这为后来对禹王台所做的一系列行动打下基础。禹王台空间的变化带来了信仰的重建，经历了由原先的“一神独尊”到“众神抢香火”的过程，这正显示他的意图。

小 结

无论庙会上的香头，还是禹王台村中的香头，他们与狐仙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他们可以通过狐仙的灵验建构自己的权威形象，并以此为生；同时，狐仙也借助他们宣扬自己的神威，得到更多的奉祀。所以，香头这一角色推动了狐仙信仰的兴盛，当然，在宣扬“真善美”，稳定社区秩序等方面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而以冯道长为主的多种力量对禹王台神圣空间的改造，打乱了原先的信仰秩序，恰恰是对原有逻辑的改写。他不仅要让民众在精神上认可，而且对他的产业也要认可。这也就显示了外来信仰的强势进入与当地原先信仰的碰撞。从万物的生长规律来看，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一种外来文化如果与当地原先的文化有矛盾出入的话，那么它要想强势植根于当地文化，必须将经历这个重重磨难的过程。如果它本身强势的话，那么将会慢慢地包容吞并当地的文化以更彰显自身；反之，它将逐渐消失淡化。而禹王台上香火至今旺盛的表现也就是证明了外来神与当地神经历一个由拒斥到妥协，再到摩擦碰撞中暂时共存的过程，乃至共同融入进当地民众的信仰生活中。

再从村民与冯道长之间的矛盾来看，表面上对冯道长的一些行为的不满，实际上是村民不愿面对更不愿接受原有信仰秩序被打乱的外在表现，尤其冯道长作为外来人，不顾当地人的信仰情结感受，大有淹没狐仙原有地位之势，而村民面对老辈儿传下来的并影响自己多少年的信仰被损之境况痛心又无可奈何。对于2010年正月十六庙会由于天下大雪而中断，村民们大多反应“省钱了、省事儿了、不用忙活了”，从中可以看出，偶然的一次中断，让他们暂且获得了难得的放松，他们对此很享受。但同时，更显现村民对冯道长意图准备此次庙会大赚而未得的嘲讽与快感。

结 语

从第一次到禹王台村做调查,我首先被吸引的是关于狐仙的灵异传说,几乎人人都能随口讲出几则,整个村子洋溢着狐仙信仰的浓郁氛围,我就一直疑惑本村既有禹王台,也有禹王庙,但为何最崇信的不是禹王,却是狐仙呢?禹王台又是如何成为禹王台村乃至周边村落狐仙信仰的中心地的呢?狐仙信仰又是如何经过那么多年之后仍然兴盛于当今呢?就是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之下,我一次次地对禹王台村进行了探索。

从前文的探讨可以归结出,历史上的禹王台村所在地区洪涝与干旱等自然灾害的频发,加之当地水质的恶劣,使在大自然面前无助的人们产生对治水与求水的渴望,那么对于大禹治水而修建禹王台也属民众的合理想象,从而修建禹王庙祭祀禹王。而禹王台作为周边唯一高地的特殊地形及其特殊环境而成为狐狸的家园,根据随处可见的狐狸,以及与狐仙有关的灵验传说,加上民众对发生在村子的灵异事件的想象与建构,由此,可以说,狐仙信仰是在当地特殊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催生起来的。

从狐仙传说的类型可以看出狐仙作为当地的保护神,却不同于其他神灵,因为给人的感觉是,它就切切实实生活在村民的身边,而且经常会与老百姓交往,也过着跟老百姓差不多的生活。而且,似乎在监视着人们的一举一动,掌管着人们的生老病死,富贵与贫穷,对于做好事的,它会随时降福;心诚则灵,心不诚,则不灵;做坏事的,不仅不灵,还会得到惩罚。这也就促成了狐仙的神秘性与灵验性。狐仙信仰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在人们的生命过程中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狐仙强大的现实功用满足了当地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是当地民众的精神寄托所在。乌丙安在《中国民间信仰》一书中认为,多功利性是中国民间信仰动机与行为目的的显著特点。在天灾人祸摧残下的芸芸众生时刻渴望着切身利益得到基本的保障,当他们靠辛勤劳作却仍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时,他们会将希望寄托在神灵保佑上,既供奉香火以求得至善之神的怜悯保佑,又贡献讨好以求避免凶残之神的降灾。在禹王台村也是如此,对于狐仙的多面性情,人们既敬又畏,无

论何时敬奉，都是怀着祈求与讨好的两种心理。人们通过在狐仙跟前祈祷与许愿得到它的帮助，从而满足心理需要，得到精神慰藉。

不止如此，在禹王台村村民看来，禹王台是本村的标志性建筑，而狐仙信仰就是本村的标志性文化。它们是村民们的共同话题所在，是村民们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情感所在。如果没有了它们，整个村落社区将会是空洞的，悲哀的，是缺乏向心力与凝聚力的，人们将难以找到自己的生活坐标，将会失去方向，同时也会失去心理安慰与精神寄托。所以，当国家使用强权来消除或禁止那些不符合自己意识形态的社区记忆时，人们会采取各种方式灵活应对与阻挠。乃至当今的禹王台新时期，虽然面临外来文化的冲击，仍消除不了人们对狐仙的虔诚信奉。虽然民众面对外来力量对禹王台的破坏及对狐仙信仰的冲击义愤填膺而又无可奈何，但是人们仍然不允许，也不舍得失去它。

在日常生活中，狐仙信仰对民众的影响是这样的。与此同时，民众在狐仙信仰的影响下，通过无意中对狐仙灵异传说的一次次讲述，对狐仙敬拜仪式的一次次进行，以及点滴生活中一次次对狐仙的需要等等都是狐仙信仰的一次次地强化累积。还有作为狐仙的代言人——香头们，通过一次次地沟通人神对话、一次次地落功让人们近距离接触狐仙，这都在无形中强化了狐仙信仰。可以说，传说、庙会 and 民众的参与共同构筑了禹王台村的文化性格。

其实，当今禹王台的最新时期，也就是冯道长主导下对禹王台的大改造，对禹王台与狐仙信仰而言，正如一把双刃剑，具有双重作用。首先，它具有积极的一面，冯道长承包禹王台之后，使得原本脏乱的环境得到改善，道路也更加便利，庙宇也都焕然一新，而且他引进的其他众神吸引了很多外来香客，这使得禹王台的香火旺盛程度有超过此前之势，当然，对于狐仙而言，不管香客是否认可狐仙，根据“哪个神灵都不能得罪”的心理，在“同分一杯羹”的情况下，狐仙的香客数量也会随着整体的增长而增多。

但是，与此同时，这种总体趋势对狐仙信仰也是一种冲击。原先的狐仙在禹王台是最灵验、香火最旺盛的神灵，是万能神的角色，无所不灵，无所不求。来此的信众均以奉祀狐仙为主，甚至连禹王都在其下。而如今，禹王台上众神的种类齐全化、功能专业化，这不仅使得原先属于狐仙的香火有所分散，而且使得很

多外来人并不知晓或不再关注狐仙的功能与灵验，甚至这种境况影响到本村人信奉狐仙的情绪。总之，这一切大有淹没狐仙“唯我独尊”的地位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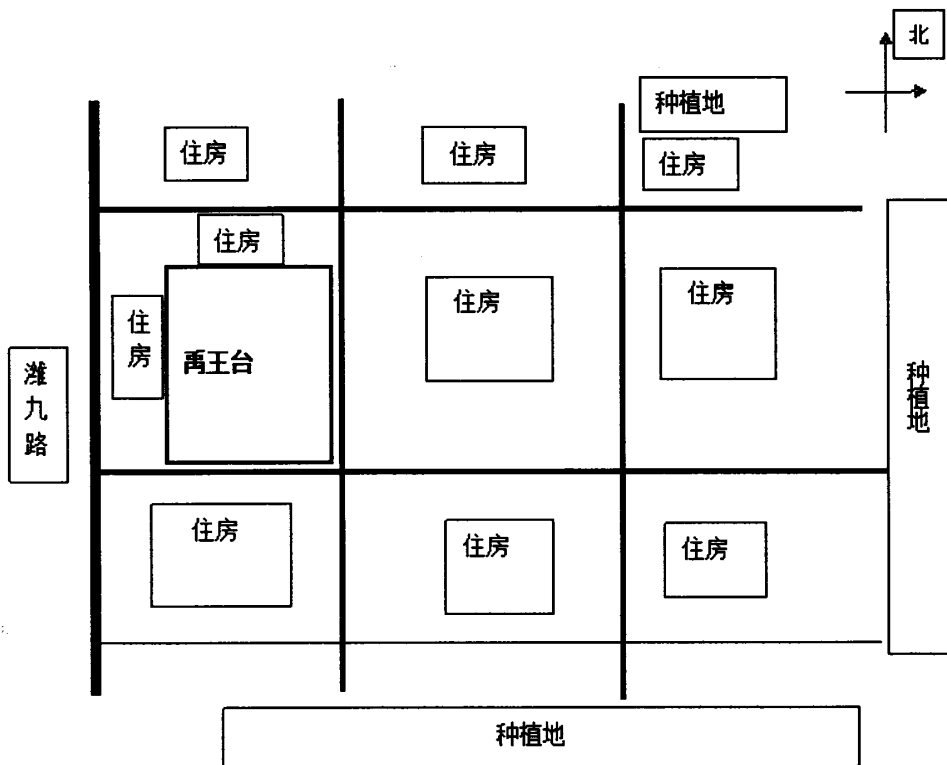
而对于冯道长来此后每年正月十六庙会请各地的道姑、道长来主持各庙宇，他意图是让整个信仰仪式更加神圣化和正规化，他妻子作为他的代言人说“就是想让他们渲染一下气氛，让大家知道信这些东西是需要正规的，让他们走出个人的那种观点，往大步迈进，有些人也不出门，不接触，庙会大家都来就宣扬一下咱们这个事属于道家道法。”这的确起到了料想的效果，有道士主持的庙宇确实比其他没有的庙宇的氛围更具神圣感，同时，他们还有维持庙内秩序、安全的作用^①。当然，这种正面效果在狐仙庙也有体现，但他们却是宣传的道教、道法，并没有凸显狐仙，狐仙在他们的系统中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神灵。而村民对此很不解、很不满：“咱不知道他是什么教，反正和咱那狐仙不是一路子。”但，不可否认，这正是冯道长意图让禹王台的信仰及禹王台庙宇的经营走向“正统化”、“标准化”的体现。

而且，冯道长的这一切举动得益于他跨过村民与村委干部，直接与上边的人密切来往，他迎合并且配合政府的政策，同时借助政府的权力企图实现他的宏伟蓝图，甚至达到控制禹王台村的目的。就目前情况而言，他借助这种外力已经打乱了原本正常的信仰秩序。这是他与禹王台村村民矛盾的根源所在。而村民及村委部面对此种矛盾在带有不满情绪的同时采取对他敬而远之的态度，对他的行为依然不认可，那么，他继续进行这种文化权利的扩张将会仍旧面临种种困难。尤其在当今“非遗”热潮之下，政府赋予他的这种光环迟早会在民众生活中消亡的，那么，在他主导下禹王台所谓的复兴会不会最后衰亡呢？那我们拭目以待。

^① 当庙内拥挤、有人点烟或给神像加袍等等之时，他们就进行阻止或协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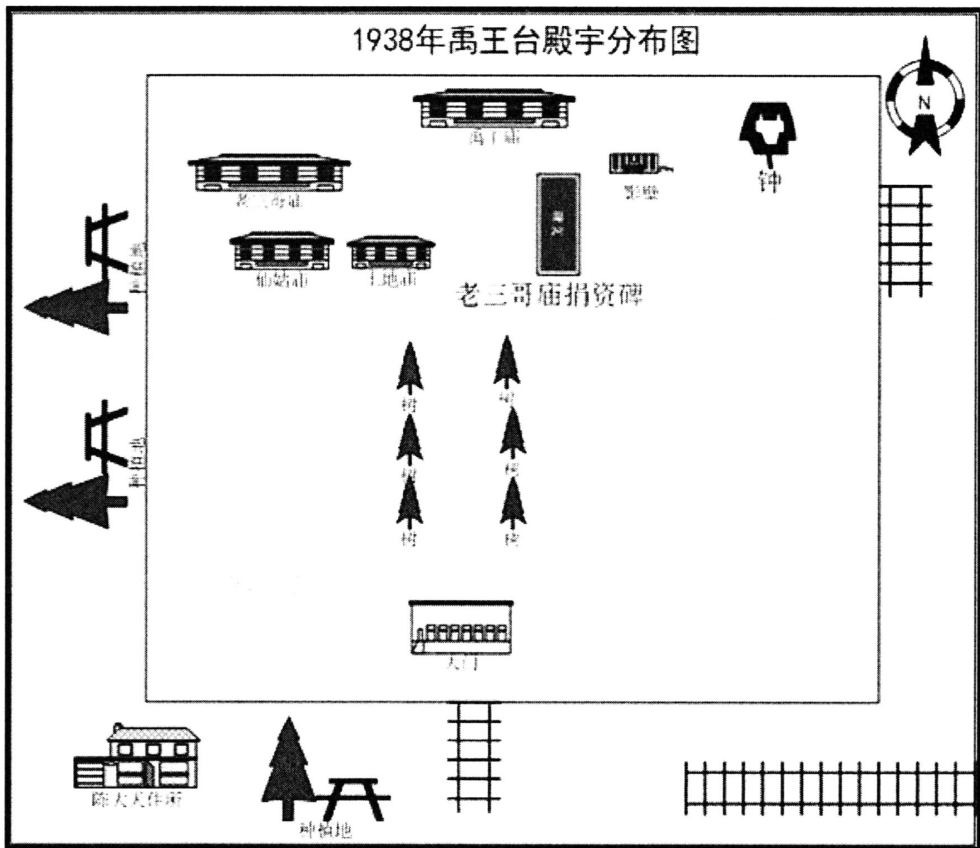
附录

图一：禹王台村内位置简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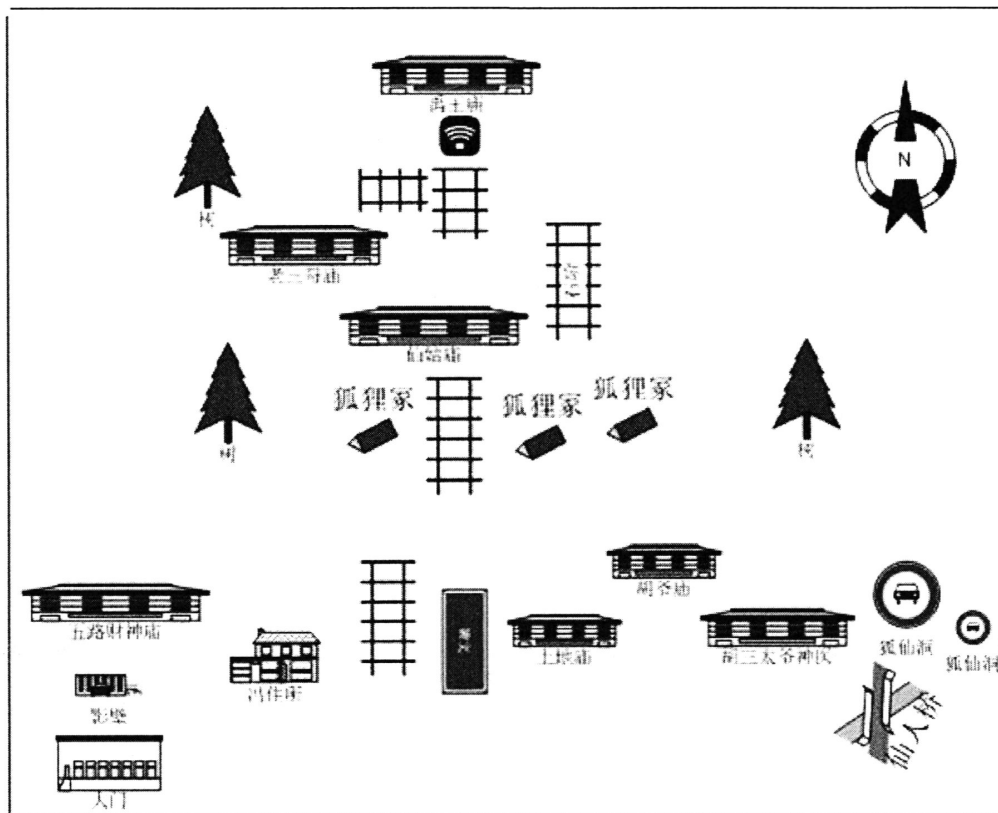
制图时间：2013 年 4 月 3 日 制图人：吴美云

图二：1938 年被毁之前的禹王台庙宇布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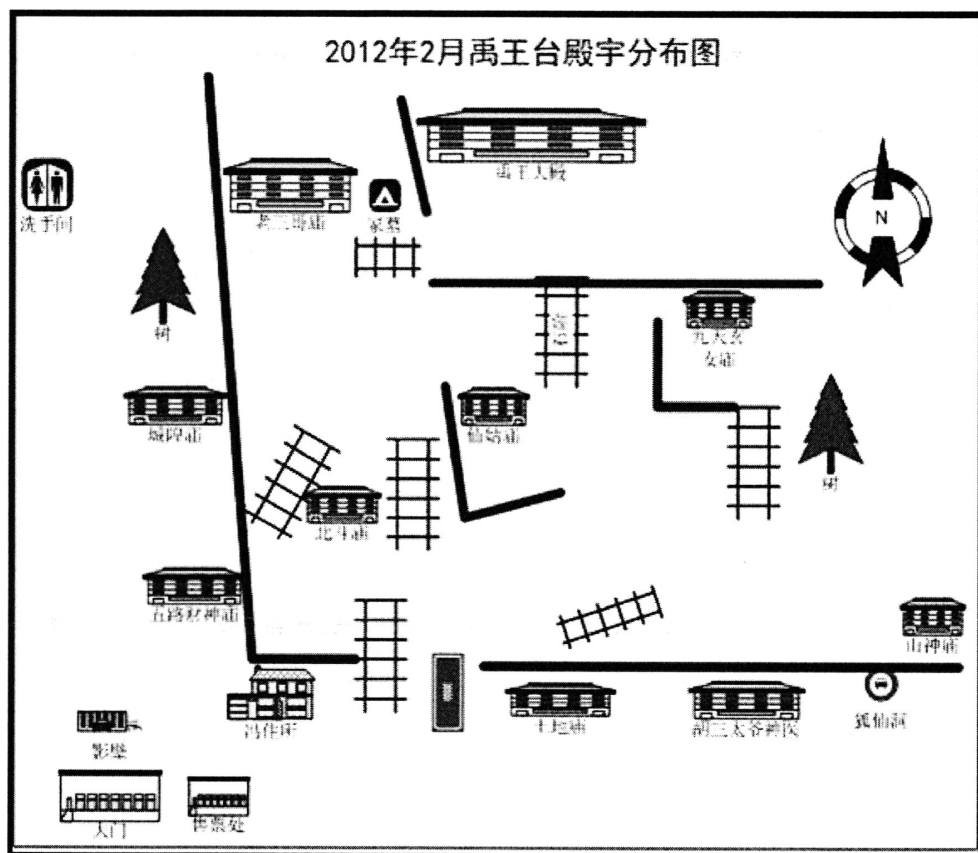


制图时间：2013 年 4 月 8 日 制图人：张兴宇

图三：2010 年 8 月禹王台庙宇布局



制图时间：2013 年 4 月 8 日 制图人：张兴宇



制图时间: 2013 年 4 月 8 日 制图人: 张兴宇

主要参考文献

参考专著:

- 山民:《狐狸信仰之谜》,学苑出版社,1994年。
- 李建国:《中国狐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 康笑菲:《狐仙》,姚政志译,博雅书屋有限公司,2009年。
- 李慰祖著、周星补编:《四大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 李寿菊:《狐仙信仰与狐狸精故事》,(台北)学生书局,1995年。
- 高有鹏:《庙会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8年。
- 高有鹏:《沉重的祭典:中原古庙会文化分析》,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
- 高占祥:《论庙会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
-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2002年。
- 吴效群:《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人民出版社,2006年。
- 齐涛:《中国民俗史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
- 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 [日]柳田国男:《传说论》,连湘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
- [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第2版。

参考论文:

- 胡堃:《中国古代狐信仰源流考》,载于《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1期。
- 朱月:《天保村的狐信仰》,载于《文化学刊》2007年第1期。
- [新]杜博思著 池桢、胡雯译:《神灵、教派、香头——地方性文化中的宗教知识》,载于《民俗研究》,2009年,第4期。
- 岳永逸:《传说、庙会与地方社会的互构——对河北C村娘娘庙会的民俗志研究》,载于《思想战线》2005年第3期。
- 岳永逸:《乡村庙会传说与村落生活》,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7月第4期。
- 岳永逸:《家中过会:生活之流中的民众信仰》,载于《开放时代》,第1期。

岳永逸：《传统民间文化与新农村建设以华北梨区庙会为例》，载于《社会》，2008年6月，第28卷。

岳永逸：《多面的狐仙与另一只眼》，载于《开放时代》，2011年9月。

张士闪、张佳：《“常”与“非常”：一个鲁中村落的信仰秩序》，载于《民俗研究》2009年第4期。

张士闪：《灵的皈依与身的证验——河北永年县故城村梅花拳调查》，载于《民俗研究》，2012年第2期。

李然：《传说、庙会与村落生活——以费县龙王堂庙会为例》，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5月。

李然：《山东秃尾巴老李传说与信仰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5月。

刘铁梁：《村落庙会与公共生活秩序》，载于《两岸民俗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

刘铁梁：《村落——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载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

刘铁梁：《感受生活的民俗学》，载于《民俗研究》，2011年2月。

林继富：《神圣的叙事——民间传说与民间信仰互动研究》，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42卷第6期。

朱小田：《传统庙会与江南之闲暇生活》，载于《东南文化》，1997年第2期。

景军：《知识、组织与象征资本中国北方两座孔庙之实地考察》，载于《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1期。

地方文献：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史志编纂委员会：《寒亭区志》，齐鲁书社，1992年。

乾隆《潍县志》。

民国《潍县志稿》。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室：《寒亭民间文学集成 卷1》，1988年8月。

致谢

时光荏苒，转瞬即逝，三年的硕士生涯即将结束。而此时此刻，初入山大校园、初入民俗学研究所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宛若昨天。回想这三年来，有忙碌中的充实，也有悠闲中的自在；有“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彷徨，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有过与师生们共度的欢声笑语，也有过送别师兄师姐的伤感涕零……想起这一切，留恋心绪映上心头，让我不得不埋怨时间过得太匆匆。

即便如此，也不得不面对。收拾心绪，借此机会向我的老师们、同学们表达诚挚的感恩。我的导师是李浩老师，这三年来不仅对我的学业进行悉心教导、循循善诱，在整个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更是费心不少，而且在生活中给了我家人一般的关怀，遇到这样的恩师让我甚为感慨自己的幸运。当然，还有其他各位老师，李万鹏、刘德龙、刘宗迪、张士闪、刁统菊、王加华、朱以青等等，无论是学术熏陶方面，还是人格魅力方面，都让我收获颇多。总之，感恩之语无言以表，老师们对我的教诲与恩情，我都铭记于心，相信这将是受益终生的一笔财富。

另外，我亲爱的同学们，井长海、赵容、宫慧珉，在论文写作中，他们给我帮助，给我鼓励，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更是喜怒哀乐、大事小事一起过。还有张蒙春，李生柱，像大哥一样，经常在我们苦逼的日子里请客慰劳我们，同时关注我们学业和生活等各方面动向，并适时给予指导。这三年来，感谢有他们相伴一起走过。即将各奔东西的我们，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有空常聚聚。

我的论文的顺利完结，还得感谢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政协主任张宝辉，感谢他每次的牵线搭桥，感谢他提供的诸多便利。还有禹王台村的父老乡亲，感谢他们每次的积极配合，祝愿他们在狐仙的护佑下，福寿无疆，恩泽万年。还有 2011 级周明霞、张兴宇、孔军，感谢他们在寒冷的冬季陪我一起调查。在此一并祝愿研究所内各位同学都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对我生活的关爱和学业的支持，没有他们，我走不到今天。虽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就，我希望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

吴美云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论文 评 阅 人	姓 名		专业技术 职 务	是否博导 (硕导)	所在单位		总体评价※	
答 辩 委 员 会 成 员	姓 名		专业技术 职 务	是否博导 (硕导)	所 在 单 位			
	主席							
	委 员							
	答辩委员会对论文的 总体评价※			答辩秘书		答辩 日期		
备注								

※ 优秀为“A”；良好为“B”；合格为“C”；不合格为“D”。